

同春集一

疏劄

卷十二

~16
2401
1



和
2401
1-6

改正凡例

一當庚申改紀之初 肅廟既復官致祭 命自
 芸館刊行文集督成甚急子孫門人倉卒搜輯
 隨校隨刊雖云稟裁於尤庵先生而倥惚不暇
 致詳故間多舛誤既印行見者皆以謂當改遼
 庵及趾齋閔公兄弟主其論先考承父兄長老
 之意積加校讎亦有追抄若干編略成草本不
 肖明欽就加釐正以卒遺志其凡例之未及稟
 定者謹與士友通議畫一立條如左

一自程朱子以下至我東諸老先生遺集雜其類

和

命自

例不一而取經禮講說爲別集則只兩宋先生
集爲然覽者病之今敢斷自沙溪問答刪其煩
複取次合編於原集

一書牘疏劄見逸之外無不收錄此實程朱書舊
例而舊本書牘見錄者據草本只十之一二則
不害其益加精簡故今敢刪去若干篇而添入
若干篇疏劄則刪三十九篇而無所增

一或云年譜旣云疏見文集而今忽刪去則後人
將無以考證此固然矣而其刪去者只是循例
辭章之煩複無關於言議事功者而凡例特書

其故則恐不可謂無所考矣

一別集所載愚伏年譜一大卷恐爲煩重故今敢
拔出送板于愚伏堂使別爲印行而清坐府君
年譜則入於原集中

一附錄遺事亦或有見漏者今敢略加收入尤庵
先生所撰遺事亦依先人所校稍加刪節焉

一京外儒生請享疏只錄其可傳者數篇書院奉
安告祝隨見收錄而前後致祭文則不敢不
盡載

一先生平日於學者疑問不肖批誨以爲經義已

經程朱勘破後學只當尊信如神明今乃強生枝節務爲新說者皆侮聖背經之流而隨問隨答徒長說話爲衰世文弊之大者如有疑晦須精思以求合乎程朱之訓其終不可通者亟來面商爲善云云故書牘中絕無經說其僅見於經筵講義者有不可泯沒故取堂后日記抄節爲兩冊矣議者以爲日記中不獨講說爲可傳其陳謨獻規藹然都俞之盛彷彿三代宜並節略收錄以示後世此雖異於石潭日記而當時堂后所記蓋多先生手加刪改則不害附見於

集中故今敢略定爲三冊並附錄一冊名以別集以附下方云

崇禎後三戊子
興巖書院重刊

同春堂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劄

陳情辭職兼陳所懷疏

辭進善疏

辭掌令及別賜米饌之命疏

乞解職兼辭恩賜衣資帽掩疏

乞歸疏

乞收入侍經筵之命疏

應旨兼辭執義疏

乞歸鄉修墓疏

乞解職且辭出入經席疏

辭進善無陳災異疏

待罪自劾疏

辭別召及進善召命疏

辭食物疏

謝特賜儀禮經傳通解及圖疏

辭同副承旨疏

再疏

辭贊善疏

辭吏曹參議兼贊善疏

辭召命疏

論沙溪金先生謚號事疏

辭贊善疏

卷之二

疏劄

承召在途移拜吏議到城外辭疏

乞解吏議兼辭繼肉繼粟之命疏

陳病乞歸疏

視學後論儀注差誤仍為引咎疏

辭 王世子行揖禮疏

辭寓家修葺之命疏

便殿奏劄

陽復日陳戒疏

乞歸疏

請通問 中朝劄

乞省曾祖母墓無論 君德疏

陳情疏

辭賜米乞解職兼申榻前陳戒之意疏

辭戶曹參判疏

申乞解免兼陳規戒疏

乞歸仍陳規戒疏

辭大司憲疏

乞解職兼陳所懷疏

辭吏曹參判疏

辭月廩疏

辭兼祭酒疏

再疏

憲職仍任後辭疏

陳情乞免疏

承命論學制疏

申乞解職南歸疏

辭兵曹判書疏

又辭兵判疏

乞先禡祭酒兼論玉堂罷推未安劄

擬上劄

辭兵判及祭酒劄

謝賜珍劑兼辭贊善祭酒疏

卷之三

疏劄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劄

請姑停水原新 陵役事劄

辭吏判疏

擬上疏

陳情乞解本職無論 特禡憲官未安劄

面奏宮禁事劄

辭謚冊書寫之命劄

辭吏判劄

辭誌文書寫之命劄

乞解職名疏

辭柴饌之賜仍論銓曹陞遷事劄

辭新投資級仍乞解職疏

乞解職名疏

申乞解職疏

承命論許穆喪服疏劄

待罪仍乞退歸疏

退歸時陳情疏

在道陳謝仍乞解職疏

辭憲職仍陳所懷疏

辭職名疏

辭四宰仍陳所懷疏
辭吏判疏

卷之四

疏劄

辭繼給米肉之命疏

論時事劄

陳情自劾兼辭冊教書寫疏

乞骸疏

再疏

請留判中樞宋時烈劄

乞退疏

請 祗謁 永寧殿劄

還鄉後辭職兼申榻前陳戒之意疏

辭大司憲及兼帶疏

辭左參贊及兼帶疏

辭職仍陳規戒疏

乞收 召命疏

辭憲職兼陳所懷疏

辭憲職仍請宋朝李延平及我 朝栗谷牛

溪三賢從祀疏

以服制事自劾疏

辭職名疏

論銓官罷推臺臣黜斥館儒施罰等事疏

辭憲職兼論 君德疏

卷之五

疏劄

陳情疏

申乞解職且辭 別賜糧饌之命疏

中路告歸疏

到城外辭大司憲疏

論輔養 元子劄

辭輔養官疏

乞蒙恩暇疏

論 君德劄

論 太廟樂章劄

辭月廩厩馬珍劑之賜仍陳規戒劄

乞歸疏

出城時留疏

到果川乞削職名疏

應求言 別諭仍乞解職疏

辭 召命疏

回鑾時追到天安陳情乞解職疏

辭左參贊兼陳進修振作之義疏

陳情仍乞致仕疏

請收回諸諫臣行遣之命疏

待罪疏

陳情辭職疏

辭左參贊疏

卷之六

疏劄

辭吏曹判書疏

到城外辭吏判疏

辭左參贊及兼帶劄

請命速開 書筵且勿以師禮相接劄

乞往省曾祖母墳塋仍陳所懷劄

辭澆奠床備給之命劄

請進行 世子冠禮兼辭典醫提調劄

乞於 行幸之前先往溫泉兼辭語錄解跋

文製進之命疏

請還收承旨臺諫罷職之命劄

再劄

乞携孫兒還鄉榮墳疏

陳情疏

辭職兼陳所懷疏

辭憲長疏

乞歸疏

陳謝兼辭職名疏

待罪疏

因 別諭宣召具陳所懷兼辭職名疏

請罪疏

再疏

謝賜食物疏

辭職兼陳所懷疏

辭 召命仍陳戒疏

遺疏

卷之七

啓辭

兩司請遠竄金自黜啓

引避啓

論李時萬等啓

論李行進等啓

引避啓

再避啓

因合啓 嚴旨引避啓

引避啓

就職後再避啓

請罷變亂時失行婦女還畜之法許其家長

改娶啓

內司奴婢請勿復戶許充編伍斜付啓

以監察月令事引避啓

請令諸道監司軫恤鰥寡孤獨啓

上番軍年弱者請令該曹查啓啓

請還收趙徵奎 特授司僕主簿之命啓

請李曾奴令該曹稟旨處置啓

請罪人尚述嚴刑取服啓

請備局引見時兩司長官有故則令次官入

侍啓

請晝夕講時令臺臣輪次入侍啓

引避啓

再避啓

再論罪人尚述事啓

請鄭弘翼謚號更為稟旨舉行啓

引避啓

請前主簿尹津究問科罪啓

請訓局砲手勿令戶首自望啓

請調保 聖躬啓

兩司請御醫柳後聖等置法啓

兩司請加罪藥房都提調以下啓

再論柳後聖等啓

論 山陵事啓

百官請從權制啓

二品以上請停 山陵之行啓

大司憲尹文舉辭疏回啓

國葬時赴哭人別單抄入啓

金基夏上言回啓

書啓 附書達

史官諭旨後書啓八

承宣諭旨後書啓三

宮官諭令後書達

獻議

麟坪大君喪 親臨賜祭儀注議

國恤時百官服制議

大王大妃殿服制議

陵號嫌避議

國葬後行祭時先為問安當否議

經筵進講冊子議

練服變改議

寧陵土石罅隙處修葺丁字閣改瓦議

因奉教俞命胤上疏飢荒賑救議

耐 太廟時祧遷議

國恤終制後陳賀冊禮議

咸平鄉校文純公位版改造議

永寧殿修改制度議

小學諺解釐正議

啓聖廟創建及文廟陞黜議

神德王后祔廟時題主處所議

神德王后謚冊追補議

神德王后題主後權安處所議

卷之八

書

上沙溪金先生 長生

卷之九

書

上沙溪先生

卷之十

書

上清陰金先生 尚憲〇六

上慎獨齋金先生 集〇十五

上愚伏鄭先生 經世〇二

上浦渚趙相公 翼〇二

卷之十一

書

答姜月塘 碩期〇四

與李副學 桑

答鄭畸庵 弘溟

答李參議 有謙

與羅同知 萬甲〇三

答趙尚書 啓遠

與李相國 景爽〇二

與趙滄江 涑

卷之十二

書

與金由善 慶餘〇四

與李士深 厚源〇三十二

與宋澤之 國澤〇二

答李汝休 尚逸〇三

答鄭相國 太和

與任季方 義伯〇五

答申汝萬 翊全

答永安尉 洪柱元〇四

與李士強時術

與趙胤之錫胤〇十九

答金仲文益熙

與宋英甫時烈〇四十八

答俞武仲榮〇二

卷之十三

書

答權叔訏訕思誠認〇二

與權思誠十九

答尹魯直舜舉汝望文舉吉甫宣舉

與尹汝望二

答尹汝望吉甫三

與尹吉甫十四

答李泰之惟泰〇三十六

卷之十四

書

與洪大而命夏〇二十五

與趙仲初復陽〇十

與洪遠伯重普〇六

與朴仲久長遠

答李成卿 一相

與李一卿 廷夔 〇六

與金文叔 弘郁 〇二

答成僉知 稷

答李士悟 憬 〇二

與宋掌令 希進

與閔台叟 汝老 〇二

答申仲衍 碩蕃 〇三

答鄭景式 憲世 景華 榮世 〇三

答鄭景式 二

與閔器之 櫟

答李監察 廣

與申君弼 翊隆

卷之十五

書

與金天休 壽昌 〇二

與羅于天 星斗 〇四

答李子重 屋

答李舜弼 東稷

答李靜伯 弘淵

答洪叔鎮柱世

與李天得尚真〇二

答趙禹瑞龜錫〇三

答金尚書佐明

與李子修正英

與李君美慶徽〇三

與李錫爾慶億〇四

與李長卿殷相

答安栗甫續

答金伯玉始振〇二

答金仲玉益振

答李野叟墳

答權正叔格

答李幼能端相〇三十二

與李雲舉翔〇三

與金元會澄〇五

答元仲舉萬里

答南仲輝二星〇三

與李惠仲敏迪

與李季周端夏〇四

卷之十六

書

慰金延之壽增起之壽興久之壽恒

答金延之三

答金起之三

答金久之十

答閔公瑞著重大受昂重持叔維重

答閔公瑞大受

答閔公瑞大受持叔

答閔公瑞五

答閔大受八

答閔大受持叔

答閔大受十八

答閔持叔四十一

答李仲羽季羽翊

答李仲羽二

卷之十七

書

答南雲卿龍翼

答南九萬六

與宋道源

答尹拯

答朴和叔 世采

與李復初 週擇之選〇四

答李擇之 三

與金永叔 萬基〇五

與李彝仲 敏叙

與益平尉 洪得箕

慰鄭宜寧 昌詩兄弟

答報恩宰 李碩寬

答尹剛伯 柔

與鄭鳳輝 道應〇十

答李養以 之瀛〇三

答宋文甫 虎吉

與宋伯興 奎禎〇二

答宋伯晦 奎光

與金晦叔 震粹

與黃周卿 世楨〇六

答玄生 象規〇二

答李子固 基稷

與卞生 尚曾〇二

與尹子由 以道

與金廷叟 壽賓

答趙雲老 景望

與朴子玉 世振

與安聖休 相億

答李重卿 相吉〇四

答姜再明 文星公著 文明士仰 文斗子長文

并

答李輝古 光迪

答錦山守 李昂

答洪國寶 錫龜

答崔道卿 碩儒 巨卿 碩英

答羅遠而 星遠

與羅濟伯 弘佐

答李士修 思永

答洪寬甫 碩普

答趙光甫 持謙

答洪叔範 得禹〇二

答趙子直 相愚〇三

答徐季昭 晉履

答閔士昂 泰重〇二

答高汝根 晦

答李晦仲 未輝

卷之十八

書

答李汝九 箕疇〇五

答郭智叔 始徵〇三

答李君晦 遇輝

答李生 尚賢〇二

答蔡生 之沔〇三

答潘生 後榮

答朱生 斐

答吳生 益升

答閔生 元重慶重〇二

答柳集仲 成運〇二

答郭直卿 宗幹

與元鳳來 夢翼

答崔善餘 世慶

答李子雨 濡

答李同甫喜朝

答崔生世柱

答宋子慎尚敏〇二

答林遇箕二

與柳生偉

答成生老童

答季生錫成

答北松院儒

答玉成院儒

與人失名〇三

答人失名〇十五

寄子光棧十四

答孫炳文

寄孫炳夏炳翼

答孫炳夏

答孫炳遠炳翼

寄孫炳遠

答孫炳翼

答外孫閔鎮厚鎮遠

卷之十九

祭文

祭李上舍掩文

祭愚伏鄭先生文

祭竹窓李公時稷文

祭宋生時昇文

祭崇賢院長宋清河希進文

祭沙溪金先生遷葬文

祭月塘姜公文

祭羅甥明佐文

涿巖書院祭清陰金先生文

魯峯書院祭清陰先生文

崇賢書院祭清陰先生文

祭睡翁宋公甲祚改葬文

祭宋同知希命文

祭慎獨齋金先生文

祭滄洲金公益熙文

祭金侯廷望文

祭閔監司光勳文

祭延城君李公時昉文

祭趙侯爾翮文

祭孀女羅氏婦文

祭亾子文

祭任參判義伯文

祝文

禩祭祝文

曾祖妣端人完山李氏墓告文

重修正寢時祭土神文

高祖考宣務郎府君墓暨石告文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暨石告文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暨石時告土神文

先祖妣柳氏旋閭後墓所告由文

赴召時家廟告文

家廟焚黃時改題告文

焚黃祭告文

家廟告文

先考妣墓破土還封告文

先考妣墓改封告文

曾祖考妣墓暨碣告文

殤姊墓告文

祖考妣墓暨石告文

先考妣墓暨石告文

先考妣墓暨石後告文

曾祖妣 贈淑夫人完山李氏墓暨碣告文

曾祖考妣廟告文

祖考妣墓告文

亾室 贈貞夫人晉州鄭氏墓告文

亾子正郎墓告文

先考妣墓祭祝文

殤姊墓暨表告文

石潭書院追配牛溪先生告由文

龍巖書院釋菜祝文

安城道基書院釋菜祝文

新昌書院釋菜祝文

卷之二十

雜著

乙亥正月初三日曆書題辭

書示李氏子德輝

遜巖書院初建通文

一鄉以宋生時昇孝行呈方伯文

先祖妣柳氏墓所定行歲祭通文

高祖考妣曾祖考妣墓所置田立石事諸外

孫處通文

懷德忠節祠奉安竹窓李公野隱宋公通文

注山諸宗處通文

沙溪先生墓道樹碑時通文

清州書院泉谷宋公追享通文

諸子孫以先祖妣柳氏貞烈呈地主文

崇賢院儒呈方伯文

憲府通諭各部榜

贈李生遇輝說

記

養正齋小記

新寧縣環碧亭重修記

題跋

王來舊館書李士尚壁間詩後

朱文酌海跋

書高霽峯詩後

寫進 春宮先賢格言屏幅跋

題振衣閣公汝任題挹灝亭詩後

延平答問跋

題任參判義伯冊子後

語錄解跋

三節遺稿跋

書柳秀才侏行錄後

卷之二十一

碑

先祖妣柳氏旋門碑記

浦渚趙相公鐵山救荒碑記

墓碣

行豐川都護府使李公墓碣銘

墓表

同知中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李公墓碣銘

高麗大將軍呂公墓表

睡翁宋公墓表

右議政完南府院君李公墓表

慶州府尹 贈領議政閔公墓表

江原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閔公墓表

行龍驤衛副護軍趙公墓表

清寧君韓公墓表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成均館學正韓公墓表

原州牧使李公墓表

鍾城判官南公墓表

成均生員李君墓表

祖考 贈參判府君祖妣 贈貞夫人李氏

墓表

先祖考雙清堂府君墓表子孫記

學堂山墓表

殤姊墓表

庶叔禦侮將軍墓表

庶舅成均生員金君墓表

墓誌

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議鄭公墓誌銘

淑夫人衿川姜氏墓誌銘

金城縣令南公墓誌銘

淑夫人東萊鄭氏墓誌銘

殤女壙記

卷之二十二

行狀

愚伏鄭先生行狀

卷之二十三

行狀

大谷成先生行狀

竹窓李公行狀

戶曹參議鄭公行狀

全州府尹宋公行狀

恭人李氏行錄

卷之二十四

行狀遺事附

八代祖妣烈婦安人柳氏行狀

七代祖考處士雙清堂府君行狀

高祖考宣務郎府君行狀

曾祖考承仕郎府君行狀

曾祖妣端人李氏行狀

先考清坐窩府君行狀

先妣 贈貞夫人先州金氏行狀

睡翁宋公遺事

謚狀

沙溪金先生謚狀

慎獨齋金先生謚狀

同卷卷之二十五

謚狀

浦渚趙相公謚狀

卷之二十六

謚狀

延陽李相公謚狀

卷之二十七

年譜

先考清坐窩府君年譜

卷之二十八

詞

贈人 失名

郭秀才昌遠哀詞

詩

鄉老朴興男輓

李正字樟輓

族叔宋判官希建輓

竹窓李公輓

次英甫所示尹汝望韻

謝道川寄白芍

以臘劑為報復寄一絕

偶吟寄道川道案求和三

竹窓李公夫人輓

庶舅金上舍伯生輓

贈友人

李生惇輓二

贈申侍直翊隆〇二

偶吟

琴巖宋公夢寅內輓

內弟金生梁輓

尹大諫煌遷葬輓

尹大諫煌夫人輓

畸菴鄭公輓

宗兄宋生國銓輓二

清陰金先生輓二

羅周知萬甲夫人輓二

盧正言峻命輓

金龍宮德民輓

鄭宜寧昌詩輓二

金監司慶餘輓四

同治庚午年

閔三司光勳夫人輓

吳正言翻輓

李燕歧惟清大人琬輓

浦渚趙相公輓三

樂靜趙公錫胤輓

慎獨齋金先生輓

族叔宋同知希命輓

孟蔚山世簡輓

柳益察與龍輓

潛谷金相國培輓

李察訪憬輓

寧陵輓章

閔監司光勳輓

趙秀才持衡輓

趙懷德爾翻輓

郭獻納聖龜輓

申西原汎輓

中表姪宋生基泰內輓

中表兄宋生時俊輓

族姪宋生奎元輓

同治庚午年 目錄

李參議有謙輓

族孫宋生夏鎮輓

市南俞公祭輓二

李正言光稷輓四

族兄宋上舍國著輓

金南原益烈輓

吳尚書竣輓二

次金沃川壽昌飛來菴韻

金秀才得洛輓

族姪宋陰竹奎光輓

庶舅金君甲生輓

沂川洪相公命夏輓五

禹進士聖瑞輓

成秀才碩童輓

浦渚趙相公改葬輓

蘇監司東道輓

朴尚書長遠輓

金新寧端輓

記夢

閔綾州汝老輓

同春堂先生文集

朴僉知桌輓

輓人失名

趙參奉相禹輓

梁察訪以松輓

同春堂先生文集目錄終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一

疏劄

陳情辭職兼陳所懷疏

仁廟乙酉五月時
昭顯世子新薨

朝奉大夫行司憲府持平臣宋浚吉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本月初
一日恭聞世子邸下遽爾薨逝驚號哀隕不能自定
又於初三日祇承右承旨四月二十七日成貼書狀
以臣為司憲府持平令臣斯速上來者臣北望拜受
訖惶駭震灼置身無地自念臣草茅賤品無所肖似
少時業舉才鈍不售中年邁疾百醫罔效羸悴漸頓

若不保朝夕豈有精力可及於問學進修之功也世之不核其實而徒取其名者見其無才廢舉則遂疑其或有藏修之志見其痼疾踈蟄則遂疑其或有恬靜之操節次推排致誤 聖聽六品陞授之命已是萬分踰涯况此寵以憲職召之不置夫豈臣夢寐所及哉臣身狼狽固不足恤四方聞之其謂朝家舉措何如也臣誠慚悸不敢承當加以賤疾纏髓無力自進所以前後屢辱 恩命而徊徨縮伏未得一詣天門以謝鴻私即今儲嗣新喪舉國悲遑仰惟 玉候違豫天和未復遭此重戚不瑕增傷人臣分義固

當奔走進慰之不暇况臣方承 召旨豈宜少淹晷刻茲敢力疾登程直以道斃為期而纔行數十里之地則非但宿疾添劇赤白痢之證猝然重發寢食俱廢心神恍惚奄奄若垂絕之候雖欲更進一步其路無由瞻望重霄涕泗橫集有生如臣不如死之久矣臣若游辭飾語以誣 殿下則神明必殛之矣伏望 聖慈察臣庸陋無似憐臣疾病難強褫臣職名鑄臣仕籍使臣得以全愚守分畢命松楸則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恩也抑臣之危惴耿耿在中如不得一暴於 聖明之下則是臣終無以仰報 聖恩

之萬一而死不得瞑目於地中矣臣請痛哭流涕而陳之嗚呼儲君之喪胡遽至此十年異域備嘗艱苦萬里風霜親冒矢石勞傷內積邪沴外攻歸來舊宮日月幾何一疾為祟竟至不諱雖云天數人事有以致之此實臣民不忍言之痛而在元孫窮天極地之冤雖萬世而不可忘者也伏想 殿下念及於此亦何以為懷也惟幸皇天眷佑我國家震宮雖虛七鬯有主玉質幼彰英聲夙播億萬年基業之重在元孫億萬姓臣民之望在元孫臣愚以為教養之方不可不慎輔導之人不可不擇臣未知 殿下之朝廷可

以托六尺之孤者誰耶臣在草野雖不敢歷指其人而但臣聞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前判書臣金尚憲精忠直節聳動華夷負一世之重望為國人之矜式求之前史亦所罕有臣愚以為欲擇其人捨此無他名言在茲允出在茲臣聞之道路尚憲前在彼中 殿下亟加稱賞所以為之周旋拯濟者備盡其誠一國之人咸仰 德意之盛咨嗟歎服至有流涕者及其生還之後謂宜加待之寵遇之以為慰答人心扶持世道之地而留邸浹旬未蒙 召見四方黎獻之心安得不重為之缺然也臣聞天道好還

強弱易乘祈天求命亦在人力豈可先沮自強之謀
徒爲目前姑息之計而不思所以感回天心固安
宗社之根本乎臣愚竊願亟命禮官早正元孫位號
召致尚憲置諸賓師之職博求當世老師宿儒與剛
方直節之人使之朝夕游處左右輔養如朱夫子告
孝宗之法則不但今日人心之憂懼者有以自定又
安知異時立大經建大業少洩深寃至痛迓續宗
社無疆之休不爲根柢於此乎然念尚憲平生耿介
自守進取無心在朝之日少在野之時多歷變履難
愈堅匹夫之志其在今日豈肯爲之進哉然調護國

本實非他職之比以四皓高尚之志尚赴呂后之召
况殿下盡誠而招之加禮而待之委以保傅之任
使之終始輔護則尚憲其何說之辭臣愚以爲今日
之事無有大於此者且臣竊伏惟念國家多事艱危
日甚安知不測之禍機不伏於冥冥之中而玉體
欠寧彌留至此不獨舉國臣民隱虞於下皇天祖
宗亦必憂惱於上也彼馨益者一妖醫耳心貌不正
術業恠妄士夫之稍有知識者皆不欲正對其面設
使殿下之疾或是外邪所祟亦豈無治之之道而
殿下不思所以理攝完養之本專委此人之手以

冀一時僥倖之小效其有小效者適足以反戕元氣
爲害愈大是以根本未祛發作無常乍歇旋重有加
無減臣竊憫焉程子之言曰身病卧於牀委之庸醫
比之不慈不孝匹夫有病猶以爲戒况人主一身其
重如何而可委於一妖醫乎且臣仄聞世子疾篤之
日馨益略不謹慎妄施其術終致大誤中外之人無
不欲食其肉而 殿下猶未之省何也臣願 殿下
亟誅馨益以謝國人廣召當世純醫用方投藥一以
正理爲主則庶幾可收萬全之效也抑臣聞之定心
志者譬則安社稷之功治疾病者譬則捍邊境之事

程子嘗以此論克己工夫以爲過人欲所以捍邊境
存天理所以安社稷朱子又推行其說以謂今日之
事政如此 殿下何不清心靜慮以志帥氣屏退宦
官宮妾頻接賢士大夫以爲怡神養性衛生調元之
道乎嗜好日去元氣自壯則不惟外邪之感自然退
聽天理既存大本既立而推之天下之事無不如意
矣且臣素昧禮學其於國家典禮固不敢妄有所論
而然竊嘗聞之三千三百莫非天叙天秩而先王慎
重之意特於喪禮尤拳拳焉蓋死喪之變實天理人
情之至其厚薄之等隆殺之節如天經地緯之不可

以亂也按儀禮喪服篇君為長子斬衰三年臣為君
之父母妻長子從服期據此今日世子喪制 殿下
當服斬衰三年羣臣當從服期恭惟我 朝喪制最
為近正 君臣之服大抵從古夫以日易月固是後
來衰薄之風雖時王所制猶當變而通之況此十二
日之制已是大違於禮經而旋又降之只用七日而
除以謂實錄所載然也其間節目又多紛紜舛錯儻
侗眩亂中外昧於奉行真所謂茅纏紙裹不成模樣
也夫七日之制既非古禮又非 大明之制進退俱
無所據此不過 先朝禮官一時臆定謬誤之事而

今日因之以為典禮臣竊惑焉準禮斬衰章為長子
何以斬也為其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羣臣何以
期也君服斬故從服也朱子論喪服劄曰既往之失
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柩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臣欲望 殿下明教禮官
申命儒臣稽考禮律參酌情文 殿下與嬪宮元孫
定為斬衰三年之服 中殿定為齊衰三年之服羣
臣皆從服期趁及啓殯之時悉為釐正凡 上下衰
服與 殿下視朝之服羣臣供仕之服亦宜遵倣朱
子所定君臣服議更加裁量永為法程垂示後嗣實

國家萬世之幸也臣病亟垂死無路前進不勝犬馬
之誠仰冒於 悲疚之中臣無任激切悲懼之至謹
昧死以聞

辭進善疏

己丑六月
孝廟嗣服初

伏以惟我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倏已月餘日矣深
山窮谷奔走而悲號者愈久而愈不能已况臣忝在
士夫之列受恩深重攀慕號隕益何以爲心唯宜登
時奔赴以伸臣子區區之至情而不幸疾病沈綿以
致時日稽遲乃者 嗣服之初不遑他務延登耆碩
待以殊禮而臣之庸陋猥得廁名於其間與蒙收召

惶媿震灼覓死無路臣之厚竊虛名上欺 君相其
罪固不容誅而今亦不暇言惟是奔赴不容少緩新
命不可久稽臣雖至愚亦知斯義顧臣天賦脆弱血
氣虛薄幼喪父母因成痼疾膈痞頭眩口喎手麻怔
忡畏怖諸證無一不有百醫罔效與死爲期今廿年
餘矣搢紳士友與臣相識者亦無不愍惻而矜憐焉
今夏失攝添得瘡癘泄痢彌留萎荏實難自力願遠
外微臣不敢直有陳懇投狀縣道冀得轉聞而乃有
給藥異數出於千萬意慮之外噫洪勻大造曲全庶
物之意於是爲至臣拜受感泣不知死所繼又祇受

承政院有旨書狀以臣爲侍講院進善令臣乘駟上來者臣驚惶踉蹌益無轉身之地臣是何人數月之間荐蒙 恩渥一至於此唯當奔走赴謝粉首糜身以圖報效之萬一而第臣昔疾一味危篤元氣漸然若將垂盡欲進則死於道路委是可慮欲留則奔赴漸遲 隆恩未謝憂遑慟迫出門復入臣之情勢其亦戚矣臣嘗聞先正臣李彥迪當 中廟大行 仁廟嗣位之初卽一下書召之而病甚不克赴久而後始造朝臣每讀彥迪當時抒哀諸作未嘗不愴然而悲繼之以隕涕不料今日身親遇此境界瞻望霄雲

不能奮飛中宵繞壁百感交中天地鬼神實監在茲臣何敢飾語以誣 殿下賴天之靈靈丹妙劑倘有神效畫時曳進以謝前慢然後退死丘壑臣之志願唯在於此抑臣聞之近日朝紳以不卽奔赴多被譴罰臣之逋慢有倍他人而又有稽違 召命之罪律臣所犯宜伏常刑席橐私室恭竢誅譴伏願 聖明憐臣疾病非由虛設諒臣危懇實出衷赤申命有司量議臣罪鑄臣職名以安愚分使於病間進赴前銜之列公私幸甚

辭掌令及 別賜米饌之命疏八月

伏以臣積病纏髓與死爲期猥蒙 聖慈賜以藥物
且有平心待差之教生成曲全與天無極 仁恩所
及幸有一分差路經營數月寸寸曳進登程第十數
日而始克赴朝則日月荏苒 山陵已迫攀號莫及
益切賈絕嗚呼尚忍言哉臣旣奔赴最後稽命且久
臣之罪狀比梁曼容爲尤重理宜亟伏邦憲以爲人
臣之戒不料 聖度包容特加寬貸千萬夢寐之外
新命又下臣誠惶悸不知置身之地臣少從師友粗
有所聞而行之不力竟無所成賦命奇覺天畀百病
輾轉沉痾待盡朝暮雖門庭之近亦不得出入者今

已廿餘年矣今夏又遘瘧癘數月呻痛真元積敗遠
途頓撼之餘生意益復索然深恐一朝死於旅邸以
貽清朝之羞况以未出身人置之臺憲是何等曠典
而乃以一介空空眇辱癘廢者居之其何以免四方
之笑來世之譏乎臣身固不足恤獨不念朝家名器
之重乎卽今 聖明新服羣彥畢萃中外拭目想望
治平臣雖至愚亦有秉彜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
答 聖上知遇之萬一顧此大病纏縛筋力殘悴雖
欲黽勉自力其路無由唯有早乞辱骸歸死故丘爲
今日至願外此尚復何望臣於此自不勝悲慨之至

伏乞 聖慈察臣人器不稱憐臣疾病難強 特許
鑄改以全公私不勝幸甚抑臣又有切迫情懇須至
畢陳 別賜米饌之舉乃所以養賢待士之禮豈可
人人而施之使國家盛美之典反為一時譏笑之資
乎揆分度義決難承拜併乞收回成命俾安愚分臣
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乞解職無辭 恩賜衣資帽掩疏十月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 恩遇絲毫茂報罪釁徒積唯
有早乞其身歸死丘壑是臣本分而前後 聖旨丁
寧委曲開諭懇惻噫人臣得此於 君父實千古之

所曠臣誠感泣不知死所更有何心敢生求退之計
乎第臣痼疾纏髓形神毀綴之狀同朝之人無不目
見而憐愍 山陵往返之後益致危憊喘息奄奄若
將漸絕深恐一朝溘然旅邸永貽清朝之羞辱中宵
撫枕既悲且憐重以習性踈愚未諳世情屢起鬧端
自取狼狽伏見獻納李天基避辭則多少闔闢至有
機關危懼等語臣雖未知其指意所在而似非偶然
說話臣讀未終篇心膽俱墮區區赤心只欲少恢公
議以答 恩遇天日在上豈有一毫邪念於其間而
人之為言乃至於此自悼平日行身無狀不得見信

臣等竊惟
於僚友尚復何言朱夫子之言曰士大夫出處之得失非但一己之私實關風俗之盛衰臣雖萬萬滓穢不足與數於士夫之列而當去不去益致顛踣則臣之一身固不足恤其有損於新化之風教顧不大歟伏乞 聖慈憐臣疾病難仕之狀察臣情跡悶迫之勢亟許鑄削使臣得以守身田間銜恩畢命臣之志願千萬滿足且臣伏蒙衣資煖耳 賜給之命恩榮浹骨感極而懼然臣以朝夕乞退之身不敢冒受便蕃之錫以益重罪戾懇乞併賜收回以安微賤之分不勝幸甚

乞歸疏十一月

伏以臣草茅賤品樗櫟散材猥荷 恩遇夙越尋常始終曲全之賜前後錫賚之蕃實近古人臣所未嘗得者臣惶感隕穫置身無地中宵不寐涕淚沾衾獨鬼神知之耳凡人受恩於鄉黨尊行尚思報答況以人臣蒙被 聖恩至於此極其欲報之心不能自己者亦人心之所固有也願臣稟質偏薄沉痾早嬰居常凜凜若不保朝暮重以胃氣積敗瘡發無常前夏數月幾至死域入秋少蘇僅得赴朝而仕務勞傷失其所養天時卒寒榮衛益悴瘡證復發轉輾危苦今

又數十日矣臣之疾勢如許既難供仕而尚貪恩私遲徊不去一朝不幸溘然旅邸則生行死歸之譏有不得辭臣方以庶隅責人而自不免無恥之歸則寧下為九泉之羞也卽今聖德日躋治效日新臣隣聳動億兆顛望臣雖愚陋亦稟秉彝何忍自棄明時空死蓬華甘與草木同腐也誠以痼病在身筋力摧殘雖欲效忠竭力服勤至死而有不可得者古之人君徵召草莽之臣知其不諧世用則卽許罷遣以遂其志亦一盛美事也伏乞聖慈俯諒危懇遠稽前史使臣得以禮進義退保全身名則庶幾有補於

清朝之士風而亦臣所以報國恩之萬一也

乞收入侍 經筵之命疏

伏以臣昨日準 經筵廳指揮以大臣議令臣入侍

經席者臣聞命震灼罔知攸措臣草野踈賤資識昏短疾病之所侵困災釁之所震薄志氣摧殘精神恍惚不能開卷讀數行書今已十數年餘矣舊學已昧新知不繼兀然作一庸人有何見識可以仰備顧問今日此任固自有任之者臣雖至愚自知則明且臣伏聞議臣引故儒臣成渾事為例臣尤不勝瞿然之至成渾道德學問實百世之師也臣之萬萬滓穢

何足比擬而引喻失宜乃至於是當時成渾猶且力
辭以不堪況臣其敢承當哉伏乞 聖明俯諒微懇
亟收成命以安愚分

應旨兼辭執義疏

伏以臣孱疾癯瘁不堪任使之狀 天鑑俯燭必已
無餘而新命又下授以風憲之職臣誠惶感益無所
措在臣分義惟當奔走盡職以答知遇之萬一而顧
臣大病纏縛旁證百出近又添患感傷頭腹交痛泄
瀉兼作轉輾沈綿出謝無期屢呈辭單輒為政院所
却情勢悶縮不知所出且臣此任實是已試而狼狽

者一之已誤其可再乎伏乞 聖明諒臣危懇實出
衷赤將臣職名改授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仍竊
伏念臣於頃日再侍 經席猥將所懷妄有陳達
天語溫諄獎礪忒深臣非木石寧不知感只是臣精
神昏短言語浮淺無以開悟 聖衷仰酬 隆眷私
心語口耿耿懷慙其時說話固皆出於片片赤心而
更陳迭奏之際 天聰豈能識有且臣親承 聖教
求言之旨不翅丁寧是非為應舊文備故事而已蓋
將採而用之以裨 新化臣何敢嘿無一語以孤
殿下之望哉謹就榻前所陳一二申復以畢其餘意

同春堂文集
惟 殿下勿以人廢言或垂 睿念亦未必不為買
死馬之義也臣於初見之日即進言 殿下方講中
庸朱子之序歷叙上古聖王道統之傳危微精一十
六字實萬世心學之淵源自古儒臣望其君以道統
之責固臣子願忠之至意若今日臣僚遭逢 聖明
以是為望者其心豈不真切而 殿下亦安得而辭
之乎 聖明即賜印可夫所謂道者何謂也即其日
用之間動靜之際精察事理允得其中以此成德謂
之修己以此設教謂之治人盡修己治人之實者謂
之傳道堯舜禹之相傳只如此而已是故道統在於

君相則道行於一時澤流於後世道統在於匹夫則
道不能行於一時而只傳於後學若道統失傳並與
匹夫而不作則天下貿貿莫知所從矣嗚呼周公歿
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爰及有宋程朱諸
子始接其統厥後又無聞焉為人君而任斯道之傳
者尤絕未聞此臣所以長吁永歎深有望於 殿下
者也臣聞中庸首章與大學經一章實相表裏修身
治國之道大略備此蓋天命之性明德之所具也率
性之道明德之所行也修道之教新民之法度也戒
懼者體統工夫正心之屬也慎獨者省察工夫誠意

之屬也致中和而位育者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明
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惟 殿下留神默玩任道不疑
以聖人爲必可學以堯舜爲必可法毋自退怯毋自
因循毋爲利害之說所動毋爲流俗之論所撓必使
斯道大明而大行以接道統之傳萬世幸甚顏淵一
陋巷之士也猶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况
堂堂千乘之君受皇天付畀之責爲億兆君師之任
其可以自少也其可以自棄也惟 殿下更加惕念
焉且臣進言癸亥 中興之初羣賢滿朝事多可法
殿下卽答之曰雖然當以三代爲法大哉言乎昔

程明道對神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
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也嗚
呼今 殿下之言實 宗社臣民之福也惟在下無
如明道者爲可慨恨耳程子之言曰唐虞不可及三
代決可復其上神宗劄中論之甚詳嗚呼程子豈爲
誣語以欺時君與後學也惟 殿下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堅持此志
無變無退先立箇五年七年規模一年必有一年工
夫則志與事立事隨志成將惟 殿下之所欲爲矣
先儒以居喪哭泣之日爲善端發見之時身親經歷

方知此語誠然也今一殿下善端方萌仁心藹如如
火始然如泉始達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者真可懼也前古帝王初雖有志
鮮克有終前後若二人者多矣今一聖明之志固已
立矣倘或時移世變事玩情狃終致萬計茫然無一
事可酬夙志則千載之下寧不為之歎息痛恨於斯
也惟一殿下兢念焉且臣頃承一聖教以知人甚難
為慮臣謂是泛然所論敢以格致公正等語為獻而
退而夷考一殿下舉錯抑揚之間實多未允於公議
者程子之言曰明於此者或暗於彼自非大聖安得

無氣質之病無乃一聖明平居默察於此自覺其歉
然故臨筵發歎以為甚難也耶朱夫子之言曰凡陽
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其
光明正大踈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
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泆
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域狐蠹
如盜賊咀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朱子
此言備盡君子小人之情狀人主以是觀人則思過
半矣張南軒之言曰伏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之人主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程子之言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蓋人君格致誠正之學功力既深權度不差然後凡羣下之是非邪正可得其實又詢之大臣咨之近密則舉錯之際庶無差謬而人心服矣夫如是則朝著清明紀綱振肅偏黨之舊習亦且斡旋融化於冥冥之中矣不然賢不肖倒置終歸於亂亡必矣且如頃日御史之遣聖教丁寧令自下選啓而承旨以非舊例為執臣之愚意以為 聖明新登寶位諸臣賢否容有未及

盡察大臣選啓允合事宜而未諳朝家體例泯默而退矣及考先正臣李珣所記 宣祖朝將遣御史問大臣誰可大臣辭以簡在 聖心當時識者以為薦人授職大臣之任也常時既不致意臨問乃出遁辭殊失大臣之體云此正今日之所當監者也夫御史重任也或失其人廉問之不詳黜陟之不公其害甚大反不如不遣之為愈也今雖事過願 聖明留念於後日亦願觸類而長之且 殿下以人才難得為歎此固然矣然古語曰才不借於異代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

同春堂文集
從虎今之時雖人物眇然若以誠求之則千里之國
豈無一世之才乎唯當就其中拔其尤者用之與之
共天位治天職相信如契符相親如父子然後可以
修明政教治定一時矣三代君臣尚矣不可及雖如
苻堅之用王猛宇文泰之用蘇綽亦皆君臣一心以
成少康之治自古及今未有上下不相契而能成事
功者也易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有孚泰之九二曰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子曰大變
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董子亦云為政而不行甚者必
變而更張之乃可為也此皆言當變通不可不變通

當更張不可不更張也蓋自古國家盛極中微法久
弊生狃安因陋日玩月謬將無以為國則必有明君
哲輔慨然興作喚醒昏惰痛革宿弊善繼先王之遺
志煥新一代之規模然後功光前烈業垂後裔矣
殿下視今日國勢為如何也民生之困悴已到十分
地頭外有所壓內無所恃天災地變物恠人妖靡月
不有譬如大病之人真元漸盡百證俱作隔上一息
綿綿僅存於是焉而若不及投藥以回生意但拱
手以俟命則必不免不慈不孝之歸矣然則此豈
殿下循塗守轍踵常襲舊之時耶臣素昧時務誠不

同春堂集
如何術可救何策可濟然居在鄉曲慣聞父老士民
之論咸以水陸軍隣族之侵三稅木升尺之患吏胥
之刁蹬賦役之不平貢案之不均為今日痼弊而且
願行大同之法甚切延頸拭目以為 卒哭之後必
有大振作大變革願少須臾毋死以見德化之成而
今過 卒哭幾月矣尚未有以大慰四方之望臣固
知朝家於此方加講究而亦願另選慈祥愷悌才誠
兼至之臣委任責成着實變通以救民生一分之弊
豈勝幸甚今歲西成亦甚失望子遺孱民其何以堪
念及於此誠可惻然歷觀前史張角葛榮之變何嘗

不生於飢寒耶此尤不可不深長思也且臣聞之湖
南湖西兩道民瘼為甚沿海一帶從某至某為某宮
家所占從某至某為某勢家所占魚鹽之利民不得
下手 反正之初因臺論革罷而不盡罷厥後侵尋
又自如前民生之怨苦於是為極且如坡州十室之
邑而大君設置農庄避役之民爭趨焉官家不敢號
令民役以是倍重如是者又不知其幾處而官奴之
驕橫作挈國言不勝其藉藉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
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惟 聖明
加意焉至於內需私藏前後儒臣請罷者不止一再

同春堂文集
古人所謂諸侯之富藏於百姓者似不當如是而朱
夫子所謂認為私貯典以私人者豈不可媿之甚乎
頃日臺臣之所以望於 聖明不翅深切而 殿下
不加諒察雖蒙委曲開諭而終未有以釋然於臣民
之心臣竊為 殿下惜之 殿下何不雷厲風飛痛
自奮作凡臺臣前後所論併賜指揮夫示悔悟如內
需私財雖難卒革或限年或分半付之版曹私奴之
投屬者亟許還給以謝四方如昨日宋時烈所啓供
上紙一事之為也夫然後可以表率中外洗滌舊習
而陶成至治矣程夫子之論中庸不可能以克己最

難言之謝上蔡之言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
去且自言克己工夫棟難舍底棄却家有好硯亦把
與人後來工夫漸漸輕 殿下何不上蔡為法自
省氣質最難克處何在先將最難克者一劔兩段今
日行一難事明日又行一難事久則沛然無難事終
至於無己可克而中庸庶可能也朱夫子之告孝宗
曰陛下者我宋之盛主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是而
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
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今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孟子之言亦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 殿下當天命眷顧之新
值人心漸向之切此實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
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不獨 殿下不可失之幾抑
國家盛衰治亂之分 廟社安危榮辱之兆皆決於
此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慎哉臣於榻前敢以刑亂
國用重典之語爲啓者誠以隨時救弊之義有不得
不然亦司馬公所謂世輕世重朱夫子所謂寬猛互
濟之意非欲導 殿下以嚴法刻刑也孔子曰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朱夫子釋之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

法德禮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聖賢所論
可行之萬世而無弊惟 殿下深留聖意而知所緩
急焉抑臣聞之古之聖王兢兢業業日復一日在輿
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後世此法盡廢只有
經筵一事略存古意先儒所謂君德成就責經筵是
也善乎程子之言曰人主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
就東萊呂氏之言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

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語之間此誠至論也臣聞諸長老 宣
祖大王於干戈搶攘之際猶日三開筵講學不怠
先大王於癸亥之初亦日三開筵且頻賜夜對我
先聖王所以孜孜勤勉勵精圖治有如是也臣竊觀
近日開筵甚稀其視 祖宗家法實有愧焉正程夫
子所謂間日一開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
如是而責輔養不亦難者良可懼也伏想 哀疚之
中 玉候未健天時又甚沍寒固難 頻御經筵以
致勞傷然願 殿下一念向學如水注東每於冬陽

舒煦之時夜氣清明之際延登宰輔引接儒臣使開
陳善道講廟治體庶幾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其於節
宣之道亦未必不大有所益也至於金集老成宿儒
方蒙 眷遇國人咸仰 殿下好賢之誠出於尋常
然其進見甚罕只用特進之例則幾何其不為一暴
十寒之歸也集年齡雖暮筋力精剛臣願除疾病事
故外使之頻日入侍如 先朝鄭經世之例必有所
補益矣惟我世子玉質幼冲如金在鎔輔養之道尤
不可疎略亦願使此人頻數進見得有所輔導也今
日諸臣才學超卓忠誠朴茂為中外所稱與者皆不

可一日不在 殿下之側也如李惟泰權認等亦學
識淹博智慮深遠士望甚重如臣癘孱蒙陋亦得猥
侍帷幄而惟此兩臣尚在遠外批在糠前臣實愧之
臣願 特賜收召俾侍 經席可乎臣本迂儒加以
痼疾學術荒淺心神眩瞶固無崇言欲論可以仰塞
明旨少裨治化然 殿下既以聖人自期三代為
治則根本立矣知人善任舉錯得宜則民心服矣變
通以救民隱克己以從善道則弊習可祛而遠邇風
動矣 頻御經筵親賢講道則 聖德日躋而治效
日新矣凡此數者日有講劄孜孜不懈則為治之道

大略具矣餘可舉而措之耳然天下之事無一不本
於人主之一心而百責攸萃衆愆所攻其危動難安
萬倍於匹士誠願 殿下臨深履薄固或少懈未發
之時所以持守者愈嚴愈敬已發之際所以省察者
愈精愈密湛然淵靜清明間泰真心內守而客氣不
撓氣血循軌而喜怒不溢本原如是而治效未著者
臣未之聞也不然則程夫子所謂事事而更之將不
勝其更人人而去之將不勝其去者豈不可懼之甚
而亦將日趨於亂亡之歸也抑臣於此又有感焉士
生斯世亦各有志守身立樊本非所願誠出於不獲

已也朱夫子之言曰士大夫出處之得失非但一己之私實關風俗之盛衰夫一士之出處宜若無與於風教而朱子之論如此夫豈不義而朱子言之是必有其道矣如臣者固不足道凡諸草野之士咸感殿下新服之化禮遇之隆于于而至若將以有為如使異時 殿下德業日起治化日隆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則今日諸臣固皆與有榮焉萬一或失所圖不惟 殿下為千古之所笑今日諸臣舉不免貪恩戀爵失守喪志之歸矣毋寧早許其歸遂其素履庶幾有補於風教之一端惟 殿下

恕其狂僭而留神財幸焉

乞歸鄉修墓疏 十二月

伏以臣頃於榻前猥陳私懇乞蒙恩暇解職歸鄉加土父母丘壠仍行節祀情理不翅切迫而伏承 聖教丁寧委曲始慮寒節動役之難中念微臣孱疾當寒遠行之艱終有以子替行之教有同家人父子提耳面命之為者噫 天地父母生成曲全之恩一至於此有非蟻蝨賤臣所敢承當者不惟臣驚惶感激不知死所臣之亡父亡母靈魄未泯亦必感泣於冥冥之中矣第臣情勢委屬懇迫墳土崩壞之後未獲

一省而炎涼替序歲聿將窮瞻言鄉山不能奮飛中宵不寐豈堪怵惕之懷墓道修改陰陽家所慎重者時日之利亦不可不擇而大寒之後謂之偷時可用若失此時已壞之墓將閱歲而不得修矣况祭而攝行聖人猶謂之如不祭也修改墳塋是何等大事而可令豚犬代幹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殆臣之謂也臣聞加土掃墳在法俱有受服之例況臣兼有切迫之情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伏惟 聖明惟天惟父母豈不矜諒臣之所叨職名係是風憲重地不容久曠

併乞 聖明曲賜諒察禡臣見任俾臣自裹殘骸寸寸南歸以伸情事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賜也

乞解職且辭出入 經席疏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父子之間何言不盡何懷不達是以心有不安則辭身有疾病則辭分所不堪則辭未嘗以瀆擾為嫌為人君父亦莫不隨其所辭而處之必盡其道使君臣之際情志交孚而上下彼此各得其分願嗚呼聖人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豈偶然哉臣之癘形醜狀孱病無用 天鑑既已洞燭豈敢多言徒以感激 聖恩黽勉遲徊

時赴職事幸免顛仆此不惟臣之未曾自期親舊之
相知者亦無不恠訝冬深以後百證增劇一番出門
一番添痛雖欲自力供仕其路無由請急之舉誠出
於萬不獲已不料 聖明不賜矜諒遽下還出給之
教臣之狼狽有不足言在 聖明體下之道似不當
如是臣之疾勢既如所陳雖欲貪恩畏罪服勤效忠
有不可得者臣之情事其亦戚矣且臣聞之朱夫子
之論治道賈生之策治安皆以輔翼太子爲急先務
今我世子玉質幼冲輔養之道尤不宜踈略惟此胄
筵新初之職是何等妙選必得如黃裳所謂當世第

一人者委以保傅之任庶幾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以
爲他日齊治之本豈可使一个空空眇孱廢者居
之以厚招四方之譏乎且臣出入 經席尤覺濫猥
辭之不得冒昧隨行已至數四矣既不能抽關啓鍵
仰裨 聖學又無以陳善納誨少補 新化臣雖至
愚豈不自知而自媿懇乞 聖慈憐臣疾病難強察
臣狂踈無用禡臣職名俾護孱喘且收 經筵入侍
之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進善兼陳灾異疏庚寅正月

伏以臣滓穢孱疾誠無肖似本合置在丘樊守身養

痾沐浴生成之澤甘作祝聖之民而猥承收召存蒙
恩私求退不得狼狽遲徊在臣分義唯有時從
經席瞻侍 耿光講說章句補拾闕遺寔為報效之
地而不幸往自臘月之中宿證轉劇戶庭咫尺之間
亦不得任意行動幸荷 聖恩解職調治閱月經時
始尋生路夢寐之外新命又下雖不敢當亦既屢叨
唯當奔走謝命職思其居只是春寒尚重舊病未蘇
少出戶外輒復添痛時日之間供職無期書筵重地
豈宜久曠懇乞 聖慈終始矜憐特許褫改以安微
分以保孱命豈勝幸甚仍竊惟念今日國事可謂岌

岌乎殆哉上則乾文示警虹霧雷風荐發於收藏之
月履端之日有一於此已可憂畏况兼之乎下則人
心洶駭訛言日興登呼懸榜無所不有荷擔出避者
亦或有之噫天時人事一何至此此殆不測之禍伏
於冥冥之中待時將發而特未之覺耳漢臣梅福之
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臣不知今日果是何影正
使 君臣上下恐懼修省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
為者尚恐無救於淪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縱弛
世沓悠泛無一人血誠徇國任為己憂譬如龍驤萬
斛泛于溟渤執柁無人任其風浪幾何其不淪且覆

也嗚呼其危矣 殿下新登寶位至誠求治其所以自期待者如何臣民之所以鼓舞顙望者又如何而旬月以來景象愁慘有若春陽盜然萬品方萌而嚴霜忽零生意頓喪者此臣所以當食吐飯當宵廢寢痛哭流涕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噫自古人臣之獻忠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此固古今之通患若夫今日爰象實非先事之言也剝牀不已必至於膚引繩不止必至於絕其幾甚明豈可以目前之倖免為燕雀處堂之計耶其發速者其禍猶輕其發遲者其禍必大臣願 殿下惕然警動

依 宣廟朝故事亟召大臣六曹三司諸臣問所以弭災消禍之策其間豈無忠言至論深思遠慮贊襄宸猷感回天心以盡其修省之實者乎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畫為科條以次施行 殿下亦宜自謀所以清化源格上下者臨深履薄益篤其嚴恭寅畏之誠行之以實而不以文持之以久而不以暫必以協服人心迓續天命光祖宗裕後昆為期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歡豫安知今日之裁乃為天心仁愛玉成 聖德之地耶易裁為祥轉禍為福

其理孔昭不可誣也臣受恩罔極圖報無階雖居田里尚有知無不言之義況方在都下目見無愚智貴賤巷議街談若不保朝暮而獨 殿下未之深察臣誠慨然憂憤不覺僭論至此惟 殿下留神澄省焉
待罪自効疏 五月

伏以臣恭奉本月十一日 聖旨以臣不赴 練祭必有重病令本道監司給藥治療者臣聞命惶感五內震越誠不知置身之所竊念日月易邁 練期已經仰惟 聖孝天至孺慕何堪凡在臣民莫不攀號若新奔慰恐後况臣首尾蒙渥生死肉骨深仁厚澤

與天無極雖才分不逮報答無階若其區區赤心實鬼神臨之耳第臣本以二十年痼疾之人每當暑節必患瘡痢幾死而甦此是常年例證而前月念後偶因失攝舊患猝劇寒熱并作頭腹交痛泄瀉兼發沉綿半月殆至危境父母丘壠近在十數里許而端陽俗節亦未往展邇時前判書臣金集以書來約與偕行而臣疾勢如許末由起身 練事之日祇依先儒所論自力赴哭於縣庭情禮廢闕哀隕深切有臣如臣不如死之久矣唯宜早伏刑章以為事君無義之戒而不料 聖度包容不加誅譴軫其有疾賜以藥

同春堂集
餌冒罪為榮匪福伊伏地感泣愴怛難雙噫君臣
之際誠信為貴礪世之具刑賞為重當刑而賞勸懲
何在今臣所犯實合萬隕既貫其罪申以異數刑賞
倒置勸懲乖方臣誠惶媿覓死無路伏願 聖明察
臣首實之辭諒臣感懼之情亟收給藥之命仍令有
司量議臣罪裁以法義則臣含恩伏辜死無所憾席
橐私室恭竢譴罰不勝惶悚震灼之至

辭

別召及進善召命疏

七月

伏以臣於本月十二日準道臣傳諭十行 絲綸辭
旨隆重實非愚陋如臣所敢承當繼又祇奉承政院

有旨書狀以臣為侍講院進善令臣乘駟上來者
異恩優渥稠沓至斯不知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撫
躬慚惶直欲循牆而不可得竊念人之器量各有定
分小不可使大淺不可使深弱不可使強飢蚊負山
力必不支老馬為駒後將如何招虞以旋虞不敢往
禮愚如賢愚豈可當臣雖至愚自知則明不唯臣之
自知其空踈之狀癡悴之形實同朝之所共見 天
鑒之所洞燭在 聖朝綜名覈實之政愍疾矜孱之
道合宜投置田野俾與萬物均蒙覆育而奈何好事
之論不究虛實涵容之度并收澂勃藻飾雲章猥借

寵褒使黃流注於尾在玉璫盛其狗夫臣身固不足
恤其於舉錯服民之道何方憂福過之灾祗竦輦帶
之禱果聞諫臣疏斥論議堂堂臣心膽俱墮竟死無
路此實臣處心行事不能素孚於人以致衆怒叢生
羣疑颺至唯當早伏邦刑以謝人言豈可復辱 恩
命益其罪戾仍念臣抱病田間本昧世情前歲赴召
過蒙 寵渥目見羣賢彙進四方顯若 聖心藹然
如日方升臣上感 恩遇下眷師友黽勉遲徊愚用
妄作不覺罪釁交積畢竟朝端駑虺諸老奔迸疆事
蒼黃 宸慮憂勞風波方生寧息無期深思厥故悉

由臣致中宵撫枕既愧且悼終又得此不韙題目以
辱 聖明知獎之恩臣罪至此萬殞猶輕縱 殿下
哀憐終始覆燾臣何顏面更入脩門以貽清朝薦紳
之羞乎且臣聞之日前北人之來也其所云云意固
有在吞吐或殊包藏實深在今用捨豈宜異同病攻
虎食昔人所懼林走庖懸先正攸歎臣之蹤迹到此
愈熾懇乞 聖明曲賜軫惻將臣前後職名一併收
還仍停召命使臣得以保此孱骸畢義畎畝生為祝
堯之民死作結草之鬼不但為微臣一身之私幸也

辭食物疏 壬辰十一月

同春堂先生集
伏以臣病伏田廬與死為期不意 聖德天覆曲賜
記存特諭道臣令與耆碩諸臣同給食物臣誠惶感
不知所以得此於 聖明也夫優老念舊愍勞惠養
之典 聖意所及誠非偶爾亦足以感動四方黎獻
之心顧臣庸陋於此何居焉無名無義與被 寵錫
此豈臣所敢當亦豈所敢安者乎念臣草茅賤品樗
櫟散材叨竊虛名厚誣 聖朝前後 異渥古今所
罕臣常感泣庶效涓埃此心炯炯可質神鬼惟是才
駑識劣自致狼狽循顧生平報答無階中宵靜念既
悲且慚即今民飢賦重殿屎盈路惠鮮之政不先鰥

寡而如臣負罪亡狀者反蒙大賚榮寵雖深愧慄何
堪況臣早失父母只與數三家累保守先業饘粥粗
繼亦何至重軫 聖慮以費官廩古之人受君賜者
以為願賜天下之飢寒者此誠切至之言伏乞 聖
慈諒臣至懇收回成命以安微分千萬幸甚抑臣身
雖病螫若其愛 君憂國之誠根於秉彜銷鑠不得
依依一念長在五雲每願須臾無死及見 殿下德
業之成以興衰撥亂嘉靖邦國則舊時經幄末臣與
有榮耀更望 殿下益勵初志誠心典學篤恭務實
以答天譴以續邦命此不可聲色笑貌為也草野愚

臣區區願忠之意實在於是臣不勝感恩知罪慚惶
隕越之至

謝 特賜儀禮經傳通解及圖疏乙未五月

伏以本月二十四日道臣傳致儀禮經傳通解及圖
合三十六冊 特命宣賜者臣北望拜受訖恩隆感
極分踰心驚臣本滓穢庸陋病伏田野與死爲期每
念前後受恩之深媿無此生報效之路不自意 聖
德如天汪恩愈渥遠外踈賤特加記存異數優典又
出尋常規例之外不知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撫躬
榮感繼之以涕零臣竊想 聖明之所以軫惠此書

夫豈偶爾而臣疾病沉痾神思耄憤無以研究講習
仰承 德意之萬一臣於是益不勝慚惶嗟惋之至
臣仍念此書實是千古禮家之祖家鄉邦國王朝之
禮無不備焉朱夫子暮年精力盡在於斯其與門人
知舊往復書尺未嘗不拳拳以此書爲言則其意可
見而此書之行於吾東絕無而僅有士之得聞其名
者蓋亦鮮矣向在 先朝筵臣建請刊布卽蒙允許
而喪亂多故未遑也及今艱虞甫定繼述增光豈非
斯文興起一大幾會也抑臣於此有所感於心者臣
於己丑冬間猥侍經幄至中庸十九章論禮處臣妄

陳以為學禮之功以文理則精審而詳密焉以心性則檢制而和敬焉在 聖明尤不可不加之意也區區獻忠雖出肺肝而狂瞽之說豈望 天聰識有乎到今思之始知菑莩之言猶可備聖人之一擇也且嘗聞之孔子之言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記曰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又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禮之功用斯數語者盡之矣唐宋以來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經生學子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至王安石始亂舊章而廢罷之朱夫子嘗慨然而思正焉

誠願 殿下因此幾會漸復古制臨筵講讀以身為教上下崇禮敬讓興行朝廷間巷日用云為無不由禮則所謂為國何有錯之天下無難者可庶幾焉而今日此書之行實為之兆也臣不勝銜恩感德激切祈懇之至

辭同副承旨疏 十一月

伏以臣於前月晦日祗受承政院成貼有旨書狀以臣為司憲府執義令臣斯速乘駟上來者臣疾勢方深無路起身猥上辭本恭竢指揮不料繼於本月三日又承 恩旨以臣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者數日之

間 殊渥稠游湛恩汪濊臣撫躬環顧精爽恟怛仍
竊惟念古昔帝王用人之道莫不量材而器使大以
任大小以任小如臬桶侏儒樽櫨店楔各得其宜為
士者亦必自量其能自度其分不當得則辭才所
不能則辭義有不妥則辭所以舉錯合宜賢愚得所
禮讓興而治道成也苟為不然用人而不量其材之
所宜受任而不度其分之所堪上眩一時之虛名下
貪猥叨之榮利則舉枉之患生冒進之刺興上下交
受其病嗚呼可無慎歟臣本庸愚下品無一善狀祇
以少嘗從游師友之間人或疑其有一二窺斑之得

強驅之以儒學之名猥加獎進 先大王急於求士
不暇究其名實驟擢六品旋置臺閣臣於是駭懼慚
惶不敢搪突承當逮至 當宁之初誤恩殊典夔絕
千古超班躡序居然在亞臺之列人非鬼責理所必
至若其空踈無用之實狂妄打乖之狀竊想 聖明
亦必洞燭無餘矣重以痼疾纏髓蒲柳先衰進既無
所補益唯思退而自靖佇見 殿下興衰撥難嘉靖
邦國沐浴康衢之化歌詠 先王之澤外此實無毫
髮餘念而不意 聖眷彌隆收召不置授以命德之
器置之貂王之班自非朝家夙夜之賢儒門者碩之

臣等望表著為世所重者則莫宜堪之如臣無才無學空空一男子終年安坐而驟得之近古以來寧有是也夫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於虞人至榮也而死不敢往者何也貴賤分定故也貴賤尚然而沉於賢愚乎即今疆域多事艱虞溢目一資半級猶當愛惜慎重必待有德有功之人以激礪臣工矧此巍然下大夫之秩是何等名器而可輕授罔功匪人使中外解體有識寒心守抑臣之疾疢憂故有不暇言而頃遭家內喪威懷緒悲傷宿病添劇雖欲龜勉趨赴以謝恩光其路無由伏乞 聖慈思古昔用人之道察微

臣疴瘵之狀亟收元降職秩以安愚分以幸世道

再疏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準道臣傳諭恭奉 聖旨不允臣辭免新授職秩令臣疾速上來者臣猥蒙寵擢實踰涯分瀝血封章覬賜恩褫庶幾上無謬舉之譏下免冒受之罪而微誠未格 天語重勞溫諄反覆有同家人父子提耳面命之為者捧戴 聖恩感涕難勝第惟 聖教微旨若以臣為見待恩禮有所不盡心有未厭不肯來仕者然臣奉讀未終心膽震駭雖膏斧潤鑊不足以自謝此必臣之平日志行亡

狀未有以取信於君父臣誠慚悚無地自容然而
矯情飾語重陷於誣罔之誅亦義之所不敢出也臣
請昂首申鳴暴盡衷私惟聖明少寬斧鉞之誅曲
垂體下之仁舒究而矜諒焉臣本草野寒蹤樗櫟散
材初非驕富貴而輕爵祿之流少事科塲不才休廢
中嬰痼疾志業頽棄循顧生平了無一事可以比數
於人人而不知何故厚竊虛名欺人欺世以至上欺
天日其在先朝已擢臺憲之職逮至當宁遽
陞亞長之列入侍前席則恩遇曷絕出而論奏則
開納為多衣材煖耳之賜食物書冊之頒前後便蕃

視遠猶邇此皆自古在今禮賢待士優老報勤之典
而臣之凡陋居然濫叨於其間至於今日所蒙貂玉
之秩命德之器正古人所謂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
驟得之者噫此豈臣平昔所期夢寐所及哉臣雖決
性饕利意望無厭亦何不足而有所未滿於是也夫
非賢而敢自賢已滿而猶不滿此固鄙夫小人之尤
至者使臣而實有是心則聖明亦何取於斯也竊
想聖明非必以臣為實有是心所以為此教者豈
天地之仁不遺一物故以是激勵之欲令奔走供仕
之不暇也臣於是仰見大化陶造陽陰開闔雨露雷

風無非所以成物之仁也臣誠感激不知死所嗚呼
士生斯世自非潔身亂倫甘與鳥獸同羣者孰不求
榮干祿以慰父兄門戶之望哉臣雖至愚不至於狂
易喪性豈不知受 恩榮享爵祿之為樂哉亦嘗講
聞事君之道豈不知不竢駕不竢屨之為恭哉其所
以甘守困窮一味難進者此豈臣之所欲誠以積病
纏縛筋力難強而然也上帝監臨臣言非誣臣之嬰
疾自在二十九歲居常危綴若不能自保逮今犬馬
之齒已滿五十舊證依然衰相轉甚其瘡悴昏耄殆
有甚於七八十歲人重以年來喪禍游醅形神幻脫

自分為朝暮之人敢望重入脩門為陳力就列之計
也使臣在朝而若此猶當乞骸致事如恐不及矧可
既退復進生行死歸以貽千古之羞乎雖然臣豈敢
一念忘吾 君哉常願未填丘壑之前及見 殿下
聖學益新 聖德益茂極愛民納諫之誠盡興衰撥
亂之道迂續邦命永御丕圖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
伏乞 聖慈憐臣之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察臣之懇
非游辭飾讓之比追回誤恩以安愚分使臣得以優
游畎畝補過守病以畢餘生則實 天地父母始終
生成之德也

辭贊善疏 丙申二月

伏以臣於去冬猥蒙 恩擢痼病纏身無路赴謝
聖德如天曲賜陶鎔使臣得免於罪戾狼狽之歸臣
誠感激不知死所惟其前後 批教辭旨隆重迥出
尋常萬萬臣於是仰見 聖明虛己待士惕厲憂勤
之意藹藹然溢於言表瞻聆所及孰不歆聳第施之
於駑劣無似瘝廢無用之臣則為太不稱矣踟躕惶
悸久不能自定不意茲者又有講院新命微臣之逋
慢愈甚而 聖明之殊眷愈加臣雖滅身湛宗豈足
以圖報萬一仍竊惟念古昔論長治久安之道者莫

不以輔養儲嗣為急先務其意誠深長非偶然也惟
我元良實皇天 祖宗之所眷降臣民萬姓之所係
望臣於頃歲亦嘗一侍曹筵仰觀玉質幼彰文思夙
達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亶在於斯及退田野夢想
慶幸每對村閭父老未嘗不津津說說抑未知學問
成就于今幾何若昔先王所以教諭之法具載於經
傳想於三朝之際 馨欬之勤心傳之妙有非外人
所敢知者而其日新日躋緝熙光大之功誠不能無
資於法家拂士保傅箴誨之益惟茲增設宮僚實出
於法古準今羽翼導養之意則尤宜妙選一時賢俊

如黃裳所謂第一人者責之以薰陶德性漸擣道義而乃以空空憤憤最出人下者猥據首席臣之被人笑罵縱不足恤其於舉錯服民之道何如也且今堂堂聖朝羣彥林立豈其乏人而該曹獨以臣單瑩啓下不備於注格不簡於聖心其於政體豈不苟且駭異之甚其在微臣豈不益濫猥而大惶懼乎嗚呼生逢堯舜蒙被寵遇立揚身名以顯父母此固臣子之至願古今之恒情臣非病風喪心何苦而獨無此願惟是痼疾纏綿蒲柳先衰精神齒髮月異而歲不同居常兀然若木偶人庭戶咫尺之間亦不得

任意行動古人所謂身世若此國恩未報者正說臣今日情抱雖欲委之於命亦安得不爲之嗟惋似此氣力祗宜閉戶靜伏以還造化舊物他復何望伏惟聖明爲民父母一物之不得其所皆所矜恤今臣欲進而仕也則疾勢如許欲退而處也則召旨繹續進退路窮措身無地可謂不得其所甚矣賴天之靈舊病或得少間異時猶可備驅策任使令將惟殿下之所命若於今日則誠無陳力就列之望矣伏願殿下察臣非矯飾之辭收回成命勿復檢舉俾臣得以杜門養病修身竢命則自今至死皆殿下

生成之賜也方今天災地變兵怨民愁上下遑遑莫
知攸屆而臣未嘗出一謀發一慮以裨弭災消禍之
道而惟以狗馬賤疾每瀆天聽臣罪至此萬殞猶
輕惟聖明矜憐而恕諒焉

辭吏曹叅議兼替善疏

伏以臣於頃日瀝血陳章蘄蒙恩褫茲因道臣傳
諭恭奉聖批不惟不賜允準綸音溫懇辭旨隆
重異禮殊眷復越千古此見殿下殷憂多難蹈虎
履冰虛心求善屈已下士之盛意近歲以來君臣
之間所未有也臣之不佞何以得此於聖明莊誦

以還祗自涕泗交頤況復天曹新命仍帶前職則此
尤近歲以來所未聞之事撫躬揆分心悸慄直欲
高翔遠走而不可得也噫胄筵羽翼銓部佐貳是何
等重任自非才德兼備望實俱隆者莫宜居之一之
猶難而况兼之乎夫巖穴隱遁之士遠方下土之臣
人主徒聞其名而不識其面目不知其所抱負如何
則必欲召致而試用之固其宜也如臣者世家舊族
初非潛晦之流亦嘗一出而仕於朝其癘屨迂腐百
無一善之狀諸大夫國人無不知之况則括之明何
所不燭重以狂踈不靖幾債國事其得這刑章亦已

幸矣而湛恩洪渥愈去愈隆施之以待賢之禮責之以保傳之任臣竊恠 聖明何取於已試不驗之臣而注眷若是也越王拜螳螂而喪元之士四集涓人買死馬而千里之駒三至今當奮勵振作急才求賢之日豈欲以臣擬之螳螂死馬而先示之也抑臣聞之聖人之言一字不苟故得其褒者榮於華袞受其貶者威於鈇鉞以各稱其實故也今臣所蒙 天語獎借已至寵榮已極竊恐濫猥不稱人必有窺淺深而竊議者矣臣於是尤不堪踉蹌而靡安也嗚呼使臣誠有才學也則雖有疾病尚可黽勉效忠以承

聖意之萬一誠無疾病也則雖無才學亦可隨地奔走自盡其筋力之所及者而今臣有是疾病而無是才學直天地間一廢物將何所藉以為供世之計乎士之所羞莫甚於騁虛名而賭實利國之所患莫大於眩虛譽而誤用人臣以凡陋無庸之材聲聞過情清官美職安坐而驟得之雖古之所謂巧宦捷徑之為者未嘗有此况辭小取大以退媒進昔賢之所深恥者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不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實關風俗之盛衰臣雖欲貪恩戀寵冒昧承命其如法義之嚴何清朝之羞辱何

同春堂集卷四
四方後世之譏罵何臣嘗見漢史太祖高皇帝下詔
求遺賢而令瘞疾勿遣宋史陳州處士萬適輿疾赴
召數日而死至今爲笑國誠願 聖主以漢高之體
下爲法微臣以萬適之苟進爲戒則 君仁臣義各
得其分惟 聖明特賜矜察將臣所叨銓官講職一
併鐫改愍惠辱疾屏絕浮虛其於 聖朝推仁責實
之政亦未必無所補臣之區區私幸有不可言者矣
踈遯小臣累孤 恩命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震惕
悶慮祈懇之至

辭 召命疏九月

伏以臣草莽庸賤猥荷 異恩召旨勤眷久愈不替
臣非木石豈不知感其欲一謝 丹陛申此素忱一
心耿耿神鬼可質惟是臣本痼病今夏益甚轉輾漸
憊一味沉綿將起復仆出門還入瞥眼之間寒事遽
迫豈造物者使臣厄窮以死終不得更近 清光也
耶噫其亦命也且臣伏聞權認之言世子仁孝天成
學問通達王霸之分仁義之道辨論英發超出常情
之外 宗社臣民之幸孰有大於是者山東父老舉
相感涕延頸而臣福薄數竒獨不得周旋於胄筵陪
侍之列此臣之所以日夜自傷惋者况聞 上軫記

憐天語重勞意於敵以下得此人情猶且感激之不暇矧伊人臣得之於君父則其隕結圖報之忱又安可以文字形容中宵只有泣涕遶壁而已抑臣聞諸道路往春天災屢現中外洵懼不踰時而氛孽旋消衆情和安此殆聖上畏懼修省至誠純心格于上下之效臣固謂天人幽顯不隔絲毫曾未幾何而又有西南風雹之變前史所罕傳聞惶駭雖未知何等禍機伏在冥冥而人君事天如子事父子能盡孝父必不怒無乃殿下事天之誠或未能純一於時月之頃也竊伏田間不勝杞人過計之憂深願

殿下益用力於本原之地益篤對越之誠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不求合乎天不以一毫私意間之則仁愛之天豈不回怒為慈反災為祥以迓續邦命於無疆臣受恩深重報效無階僭易及此益增惶隕

論沙溪金先生謚號事疏丁酉五月

伏以臣於本月初六日祇承道臣傳諭聖批數行綸綍溫諄懇惻其所以憐臣痼疾愍臣情勢勉賜允副以幸公私之意藹藹然溢於辭旨之外噫千古以來人臣之得此於君父其亦幾人臣誠感刻中宵繞壁泣涕彷徨惟思隕結以圖報未覺餘日之已短

臣等竊聞
也仍念糞土愚臣蒙被 眷遇既出尋常凡有微悃
不宜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雖甚濫猥亦不暇計
况其所陳實關斯文則臣固不得以已也惟 聖明
試加察焉臣竊惟生三事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臣少師故叅判臣金長生實有古人所謂罔極之
恩者其事之久而知之詳者宜莫如臣矣自時論分
貳之後好惡異心毀譽相叅而至於長生亡論彼此
咸一口言盛德君子則其道成德尊從可知矣而考
其所著之書有補於世教者又不可一二數則真是
聖世之宗匠儒門之標的也頃者竊聞廷臣建白

請賜易名之典其生時官秩不應謚例而 聖明特
許所請儒林增彩章甫動色咸仰 聖明宗儒重道
之盛意也既又竊聞所司以文敬文元議定所擬云
夫敬者聖學之基本亦長生所嘗用力者斯豈非懿
稱也第人之資稟各有所當必得其當然後允叶公
議信示來今而受之者亦安於心也臣竊想長生真
純渾厚寬恕冲和底氣象其所副擬者誠是恰好着
題而恨議者之實在第二也此非臣阿好之私言凡
逮見長生者無不云然則輿論所在有不可誣亦非
以敬爲少也惟元爲稱於其人也竊惟 聖學高明

其稱物平施無不曲當則其所以取捨之者必有所處然臣妄意以為斯名一定百世難改苟失其宜遺恨無窮其所關又豈不重且大歟臣嘗攷之於史宋朝始謚朱子為文忠既而衆論歉焉遂覆其議乃改之以文且其時名相有駁正未當之謚者朱子避之又嘗聞諸長老我祖宗朝有司擬某臣之謚聖教以為不稱使之改擬筵臣請於所注六字中擇批下故儒臣成渾之謚仁祖大王特以副擬批下天意所在必非偶然如以宋朝故事例之則雖已勘定者猶可改正况今未及勘定而又有先朝舊

例昭在人耳目倘蒙聖明特加睿鑑酌古準今財定稱實之字則其崇報儒先之道可謂盡美而無憾矣今茲追典係是朝家之事踈逖賤臣非所敢干而竊見古人或有私謚其師者至於宋朝文獻之盛可比三代而橫渠學徒亦且為之蓋其師長短之論莫審於其生徒浮其實而累其師義之所不敢出也况臣於長生事之久知之詳曾已撰進其謚狀經浼睿覽今當擬議必欲其適於實而稱於情者又非他人之比則何敢內懷外顧不以陳於聖明之下乎臣嘗聞故叅贊臣白仁傑老病既退之後猶為其師

趙光祖自力詣闕陳乞褒典前輩風義之篤臣常激
昂欽歎而疾病沉頓無路起身敢替封章猥有干煩
臣誠仁傑之罪人也惟 聖明赦其愚僭而財幸焉

辭贊善疏六月

伏以臣於本月十四日恭奉承政院左副承旨成貼
書狀增置本員以授臣 特令臣駕轎上來者臣北
望拜受訖 隆恩踰分異數難堪撫躬驚心罔知攸
措仍念臣於向者猥進封章妄論謚事實犯僭越之
戒甘伏鈇鉞之誅不料 聖度包容仁恩汪濊既降
溫批旋賜採副夫有請必遂於敵以下猶不可若是

其幾也況今得之於 君父如響斯應臣與同志諸
生聚首相慶其感激之忱榮幸之私夫豈可以筆札
形言惟茲新命又出夢寐之外十行 綸綍丁寧懇
惻其 盛眷殊禮超越尋常此卽前古帝王禮遇賢
士卑辭屈己安車蒲輪之遺意其在 先朝如金長
生張顯光諸人特膺斯禮皆所以 寵異宿德耆儒
用副一時之望以慰四方之心非苟然也念臣科場
落魄之徒疾病屏廢之蹤初無寸長可以比數於人
人頃歲亦嘗猥晉於 王朝周旋帷幄閱時經年臣
之長短虛實則哲之明何所不燭况今老醜癯孱日

甚一日口耳之業亦且舊茫新昧時對村中子弟猶不能有所講說而開發之曾筵日新之地羽翼輔導之任貂雖不足豈可狗續臣之生平不過如是而敢與古昔賢德承武追踵冒受 異恩臣之一身豈不榮耀其如傳笑四方貽譏後世何臣每念 當宁以來雨露洪造何微不霑何遠不及而靜思細算亦未有如臣之偏渥者臣誠感泣不知死所雖其才識凡劣痼疾纏縛不能奔奏禦侮以酬報效之願而未死之前一謝 殿陛退填丘壑猶足以少伸區區而天時當暑宿病轉劇霄雲在望奮飛無路竊想 聖明

亦或默諒而矜恕之矣伏乞 聖慈憐臣情勢察臣衷懇收回成命以安愚分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賜也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一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劄

承召在途移拜吏議到城外辭疏 丁酉八月

伏以臣草野滓賤初無肖似猥蒙 異恩愈去愈隆
此豈臣生平所期涯分所堪一謝 宸衷退死丘壑
臣之此情十年耿耿日間始得扶曳孱骸自力登道
而疾病之所纏潦雨之所阻離家第十餘日而始抵
城外臣之逋慢至是而益無所逃既又聞天曹新命
出於夢寐之外則惶駭隕越尤不知轉身之路念臣
前後所蒙孰非不可堪者而要班華貫未有如此職

同春堂集
之最決非微分所敢承當况今未及國門先賭好爵
貪榮冒進若固有之則臣之狷狹實所深恥而其在
物議亦謂斯何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
雖不佞竊誦斯義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亟禡臣新
授職名俾以龍驤散班隨分入謝旋許罷歸使得禮
進而義退公私豈不幸甚

乞解吏議兼辭繼粟繼肉之命疏

伏以臣昨承 聖批一札十行溫諄懇惻有如家人
父子之相勸戒嚴師良友之共責勉一字一句無非
典則謨訓此豈空空愚陋之臣所敢承當臣奉讀再

三不覺涕泗之交頤噫 殿下待士之道可謂至矣
盡矣奈臣非其人徒然取譏當時貽笑後世何臣於
是尤有所感慨者存士生斯世自非逃羣絕類之徒
孰不願際遭聖君歷敷華顯臣雖至愚亦非病風喪
心之人何苦而獨無此願惟是頽齡痼疾餘生凜凜
舊茫新昧學識蔑蔑雖感激 異恩黽勉赴謝將何
精力將何伎倆以爲陳力就列影纓結綬之計乎况
今新從草野召以講職而未及國門遽得天官由卑
就尊賄榮媒顯則不惟臣之狷狹非所敢安其在義
理亦豈妥宜臣伏讀 聖批有不能釋然邁邁若是

同春堂集
之教竊想 聖明或未及盡燭微臣本情 上下之
間不免闕阻臣誠惶悚置身無地昔程子之以講官
赴朝也兼授他官輒辭不居陳說多少義理大賢所
處必有其道上年權認之來也自 上許褫本職使
以散秩出入書筵時議皆謂朝家待士之美舉臣之
庸陋非惟不敢援擬於古賢亦不敢自比於今人而
若其體例古今已有所見行者臣之微懇實在於此
臣又竊伏聞有繼粟繼肉之命臣於是益深惶隕罔
知攸措此實古昔帝王禮遇賢士之盛典固不可施
之於人人而意外 誤恩猥及愚臣是雖出於 聖

上渴賢先隗之至意然朝家舉措四方所觀 聖旨
一播物議駭然非細故也况臣在朝自有常祿食上
之制分所當得又豈可疊紆別典不避龍斷之嫌以
增濫越之罪乎懇乞 聖慈憐臣情勢察臣衷曲許
褫臣職名并收柴炭粟肉之命以安微分公私幸甚

陳病乞歸疏 九月

伏以臣受氣甚薄真元孱脆歷觀一世實無臣比蒲
柳早謝百疾咸萃其中怔忡眩瞽偏頭等證最所切
苦有時發作若將頃刻就盡夏先怕熱冬先怯寒日
者霜氣乍冷渾體凜慄非有煖耳不得出戶道路觀

瞻莫不駭笑乃蒙 聖慈軫念癘病 特賜貂帽又
命仍着入侍 聖恩雖甚罔極臣心豈堪愧悚數日
以來舊患猝劇神氣奄奄 謁 陵之時既不得奔
走隨扈又不得祗行送迎伏私室息偃自如人臣
分義豈容如是古人所謂如是而尚可仕者殆臣之
謂也臣之此來只爲一謝 隆恩然後退死之計而
隆恩愈隆惶感深阻勉遲徊尚此濡滯天時漸
寒宿病日增深恐一朝溘然於旅邸以貽清朝薦紳
之羞中宵不寐百念耿耿懇乞 聖慈憐臣情勢懇
臣癘疾先治臣通慢無禮之罪仍許臣早得退去俾

免生行死歸之譏豈勝幸甚抑臣於此竊有所感焉
臣於再昨伏讀 聖教其天倫友愛之情感念存歿
之意發於至性溢於辭外大哉至哉古未嘗有也凡
有血氣孰不感歎歆服古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出涕
者無人心者也臣亦謂讀此 聖教而不出涕者非
人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臣於是益知 殿下可
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擴而充之以極其大則推而
放諸北海而準南海而準者又何有焉臣更願 殿
下於臣向所進正倫理篤恩義事必有則則者理大
中至正無過不及之說深留 聖意觸類而長之國

家其庶幾乎臣受恩深重竊不勝區區感歎之懷安
有所陳惟 聖明恕其僭猥而垂諒焉

視學後論儀注差誤仍為引咎疏

伏以臣宿疾纏髓發作無常日間危綴縷命幾殊伏
蒙 聖慈曲加軫憐既遣太醫看問又 賜神丹妙
劑枯楊生萸朽骨回春恩波所霑遂得少間臣誠感
泣不知死所視學盛禮適在此時臣不敢一向偃息
自力扶曳入從宮僚陪侍之列仰瞻 天日龍虎之
表實不勝區區感歎欣幸之忱昨聞講院多官有陳
疏自劾之舉此事曲折臣實與聞不敢晏然亦不敢

泯默請陳其時事狀冀蒙 聖明垂察焉大聖位酌
獻禮訖 殿下還小次後廟中守僕來告講院曰世
子還小次之節儀注所不載而從前稟達以聽裁處
云臣心固疑之而朝家禮節實所茫然不敢有所可
否於其間講院遂以是稟達則世子令內官問於臣
如何則為得臣之臆意以為據禮祭時尊長休于他
所則 殿下之歸小次固也世子事體自與 大朝
有別入學之時每自齒於諸生今此節目贊儀之所
不唱相禮之所不導則仍立舊位肅敬無怠與百官
諸生共竣禮畢無乃為宜遂以是意奉對則世子謂

禮當如是吾將仍立矣俄有內官持示內入儀注則世子還小次之節實已載錄於其中臣雖未知其故而亦不敢強執初見遂奉還小次矣退而取考五禮儀則實無此節雖未知此節自何時添錄而槩是後來情文之太勝處講院官與禮貌官等不曾並取五禮儀及儀注笏記所錄參互考訂預相講磨以致彼此相違章皇顛倒則其失固所難免臣亦名忝講院之班烏得無罪第此節目既是五禮儀之所不載且其時刻不至甚久向所謂仍立舊位肅敬無怠與百官諸生共竣禮畢云者無乃五禮本意自如是耶臣

願 殿下申命禮官更加商度以爲日後應行一定之式不勝幸甚且臣之情勢決不堪久留從仕竊想日月之明何所不燭而頃日 聖批丁寧懇惻不許罷退臣誠悶塞不知所出容竢異日入侍前席畢露情忱今不暇有所申煩臣不勝激切悃欵之至

辨 王世子行揖禮疏

伏以臣昨聞筵臣以臣所授職秩坐次爲啓此非爲臣實爲朝家典式而發然猶不勝瞿然之懷繼又伏讀世子下令其所以冲謙隆讓之盛意藹藹然溢於辭表畢竟該曹回啓以從世子之意爲教噫非常之

禮必待非常之人臣是何人敢當斯禮念臣以一二
窺斑之學猥侍曹廷義理無窮知識有限常愧無以
開發輔導以副 聖朝寵任之意廷中獎礪之教實
不敢承當而况又益之以分外非常之禮臣雖至愚
自知則明縱不能循牆而走又安敢若固有之乎堂
上職秩雖與輔德諸官有間而差前之坐亦足以辨
別班聯奚必用相揖之禮創出無前濫猥之規乎懇
乞 聖明俯賜諒察收回成命只令於入侍之際稍
前為坐以安微分仍許瘡屨垂死之臣早得罷退更
求如黃裳所謂當世第一人者以授斯職以責實効

公私不勝幸甚

辭寓家修葺之命疏

伏以臣只是兀然一孱疾人初無學行才能可以見
稱於人者而不知何故欺人欺世轉輾推排以至上
欺 君父眷遇之隆厚官資之超躡歷數前古未有
臣比臣之此來只欲一謝鴻恩一瞻 清光一陳情
悃然後退死而已不料既來之後 異數優渥愈去
愈至榻前所陳狂妄諸說退而聞之率多採用噫
殿下虛已禮士之盛意實千古百王之所罕有也國
家其庶幾乎生民其庶幾乎臣固知 聖明先從愧

始之意亦非偶然而然臣匪其人 聖眷愈隆巨罪
愈大臣若何以堪之如近日繼給粟肉之舉春官相
損之禮寓家修葺之命皆非賤臣微分所當得者况
臣所寓之居若干親舊交相補綴得免齟齬尤非朝
家所可關念臣痼疾纏隨死亡無日今又越分踰渥
之恩種種如此不有人非必有鬼責是乃益其疾而
促之亾也伏乞 聖慈察臣清懇一併收回俾臣未
歸之前得以守分安意以盡職事仍諒臣私悃早許
退歸益求賢德益堅 聖心益加本源精一之功益
恢嘉靖興撥之業以慰 祖宗臣民之望臣雖枯死

田野與有榮矣

便殿奏劄

臣竊見 明朝方孝孺實是一代之罪人而萬世之
忠臣其宗黨之慘被刑戮固載籍以來所未有者然
不及數十年許梓其文集且許其專祠 大朝廷規
模氣象寬弘深遠誠有以服人心而訓後嗣者我
朝之成三問朴彭年等實孝孺之儔也三問曾居連
山彭年曾居懷德連與懷皆有先儒賢祠字學子等
願以兩人醞享此則又非專祠之比而猶有所不敢
者一方輿精深用鬱望乞 聖明依 明朝寬大之

同春堂集卷之四
典 特賜允許用副一方之願則不無少補於風化
矣

陽復日陳戒疏十一月

伏以臣聞古之人君隨時隨事益加警省無少自豫
故古之人臣亦隨時隨事不忘忠諫勤勤懇懇不能
自己此所以乾坤交濟上下相親之道若張九齡之
進千秋金鑑錄真德秀之因慶壽進規戒亦其類也
臣猥以庸陋蒙被寵渥侍講 兩筵于今數月恩深
河海報蔑絲毫心常愧懼若隕淵谷時月荏苒忽值
今日陽復之節臣於是乎撫時興感竊不勝其戚戚

之心請以平日所講於陳編者為 聖上一陳之蓋
以先儒之說考之剝為九月之卦坤為十月之卦剝
盡而坤則天地之間陰氣充積一元生物之心幾乎
滅息而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至十一
月冬至一陽復生於地中故復之象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程子之言曰陰道極盛之時其
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
之終又曰陽君子之道也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
消極而復長故為友善之義朱子之言曰在人則為

同春堂集卷二
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臣每
讀至此未嘗不三復慨然幾乎出涕蓋在天道則有
陰消陽復之理在時運則有亂極思治之數在人事
則有反善自新之義善觀天者信其理善知時者推
其數善修人事者察其義嗚呼今日三者之責盡在
我 聖上矣以天道言之陰氣窮而陽氣之復在斯
時矣以時運言之大亂之極人情思治 聖上卽作
于今十年實惟天道之一大周而回泰之期方始矣
以人事言之 聖明撫運羣心仰望革舊圖新行見
至治不翅若飢者之願哺渴者之求飲則事半功倍

惟此時爲然仰惟 聖上將何以盡其責而慰天人
之望也臣願 聖明思今日陽長之義體天道不息
之健 聖學日新可乎 聖德日新可乎 聖敬日
新可乎畏天戒日新可乎恤民隱日新可乎懲窒遷
改日新可乎奮礪圖校日新可乎察公私明是非日
新可乎夫然後庶可以答上天仁愛之心盡 祖宗
付畀之責而慰臣民顛望之情矣惟 聖明念茲在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實 宗社神
人之福也

乞歸疏 十二月

伏以臣於昨者登對之時略陳情勢之不安非敢自
占私便之圖實為公家深遠慮也既承 聖諭繼呈
由單不意近侍之列遽有格沮之舉臣誠惶惑莫知
所出臣於已庚之間若非 聖上力賜庇覆必已作
此庭之鬼其何能保有今日乎今臣蹤迹當此客使
之來不宜在京復挑公私不測之禍至於近年在散
兩相每值彼使輒出郊坵或往鄉邑則臣之形勢人
孰不知而特以臣久侍 兩筵一朝辭歸寮儕之間
或拘於一時去留之情有所云云竊想 聖筭超出
常度必已默諒於此而非諸臣之所敢及也君臣之

間貴在誠意交孚臣既密疑有左右凡有情懷應蒙
鑑諒則今臣去來唯在 聖上特賜一俞豈可復煩
外庭諸議乎况臣所陳私懇雖未及的定日期要亦
不出於數月之內因此為名得蒙恩由以貢泉隧亦
臣區區之願而實有便於公私惟 聖明更加諒察
使臣得以從容退歸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
也

請通問 中朝劄 丁酉冬

臣伏見東史唐明皇幸蜀新羅遣使貢問辛勤於陸
海數萬里之外明皇喜甚作詩以送宋之南渡高麗

方伏制於金而亦遣使貢問以通虜情至今爲史家
美譚恭惟我朝三百年服事大明其朝宗之義
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又開闢以來所
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實是真誠痛切語也嗚呼昊天降割致有今日思
之腸割豈忍言豈忍言竊聞帝室之胄尚有偏安
於廣福之間者天下大統不全爲魏賊之所竊而我
國漠然不得相聞于今幾年雖緣形勢之使然而其
視羅麗之貢問唐宋豈不大有所媿此實忠臣義士
之日夕腐心深有望於聖明者仰惟聖上亦豈

一日而忘此心哉臣伏聞先大王每與諸臣謀所
以遣問者亦嘗累有所試云今殿下聿追先志
奮發圖功日夜竢天下之有事而彼之形勢亦已爲
天所厭實有難久之兆則雖以利害言之在我國之
道豈可不早知中原之事情而豫爲之所乎臣竊聞
中朝民士之逢我人者必流涕而言曰大明之
覆亡專由於錦州之淪陷錦州之淪陷專由於備國
之精砲云臣每念至此心膽墮地古語云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蓋言其痛寃之甚報應之必然也嗚呼尤
可懼哉尤可懼哉臣竊聞之濟州一島遮據南海之

中凡漢船行商而往來海外諸國者率多過濟而去
遇風泊岸淹遲數日者比比有之爲守臣者慮其難
處輒縱之使還云以是觀之似可因此爲便而濟又
地遠海隔可以秘事密幾不煩瞻聽今須先擇一從
臣才誠兼至忠信可仗者授以濟任俾令周旋營幹
不限遲速要得先通其水路然後朝廷繼以使价則
我朝君臣上下數十年痛迫冤鬱之誠意或可一
朝而達于天朝矣然所謂先通水路者若或不利
漂泊於清人地方則必致疑詰挑禍於無事之中豈
不重且慎歟此亦在濟牧之密運如何恐不須別用

奇計只可具辦行資載船發送略爲公文如販貿官
用於兩湖者然以爲一行之信至如通問中朝之
書亦用濟牧文字而但及奉遵朝令先爲通路之意
密藏堅持設有不幸必無漏洩則事雖不成便與漂
海行商無異保無他虞矣其他揀得行人與其到彼
應變探知中國事情等事皆在於濟牧潛思默量
處置得宜而已有不可一一遙度者今聞濟牧爪滿
在近因此擇命密賜指揮尤似無迹惟聖明熟量
而財處焉

貼黃此事不宜宣洩臣敢親筆寫進眼昏手顫字

不端措臣尤不勝惶恐竢罪之至臣按朱子奏劄
中多用此例

乞省曾祖母墓兼論一君德疏 戊戌正月

伏以臣輒有私懇仰瀆 宸嚴臣罪萬死臣有曾祖
母墓托在廣州地去京城繞一舍臣抱病遠鄉不得
以時瞻省殆十數年餘矣今適赴朝初欲於元朝請
告往展而感傷方劇未獲遂願幸今疾勢少間願蒙
恩暇趁此歲首往省丘壠幽明之間豈不榮感抑臣
愚衷有耿耿者擬於人侍之際從容啓迪而勢有未
易茲不敢不言臣於前數日伏覩 答臺臣之批有

能攻批下之辭可笑等教臣讀來驚嗟惜此教之駟
不及舌也蓋人君所言如其當理則羣臣惟思將順
之不暇誰敢有爭之者如其不當而無敢有爭之者
則不幾於子思所謂君之國事將日非者乎夫然故
古之賢臣有獻可而替否至或裂麻而牽裾者古之
賢主未嘗不嘉獎而容受之唯思一號一令皆合於
大中至正之道無可見攻於羣臣百姓如其有可攻
者則唯恐諸臣之不我攻也思有以改之而已何嘗
以見攻爲疑而爲怒也果爾則孔子所謂惟其言而
莫予違一言可以喪邦者不幸而近之矣臣曾於筵

席進啓惟觀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而已切毋以同
異黨伐之意先橫在 聖衷若然則此便是私意發
於其政必不得其中斯言鄙淺豈望 天聰迄今識
有然臣區區赤心實非偶然只愧精神言語無以感
動 聖意爾嗚呼方今國事無一可恃誠可流涕而
痛哭所恃者惟有 聖主一心可以斡旋萬化可以
濟屯而爲亨回亂而爲治則 聖心其可有不純乎
其可有不中乎其可有不公乎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八箇字其可不參前而倚衡乎其或造次頃刻
而有少忽焉者乎臣旅寓經年虛紆寵榮目見憂端

百千直與終南齊而亦無嘉謨奇策可以裨補萬一
敢以寂寥數語爲新歲之獻惟 聖明恕其僭而諒
其忠焉

陳情疏

伏以臣伏蒙恩暇來省先墓幽明榮感豈勝容喻仍
念臣以庸陋無似過承 寵渥閱時經年坐積罪戾
臣之情勢仰惟 聖鑑何所不燭辭朝之日略陳悃
臆於書筵而不料 聖慈曲加軫念卽遣近侍宣諭
聖旨綸音懇惻可泣神鬼况臣何以為心驚惶感
激但有涕淚繼而伏聞王堂諸臣有所陳啓亦以臣

馬言臣尤不勝震越棟乍置身無地直欲高飛遠走而不可得也臣偶見故儒臣竒大升告我 宣廟之語以爲招致李滉唯誠心信用之而已責任毋太重接待毋過厚責任太重則必以學問未至爲辭接待過厚則非唯不敢當且有盡歡竭忠之嫌昔宋仁宗登用韓范諸人甚銳識者爲之預慮未幾果遭讒退散亦可戒也噫先輩長老其慮事深遠切實有如是者其視今之人氣象規模果如何也爲李滉慮猶然況不及李滉萬萬者乎老馬爲駒詩人猶以寓譏况非賢而得賢稱其名雖榮其實則亡縱欲攘其名以

自有其如公議何其如天地神祇何此臣之所尤懼而不敢當者也至如支供等事尤足以煩 聖聽臣之一口自可隨分討喫雖在常時亦不必擾及官家况今客使將還站上之役尚不能支其何暇及於他乎抑臣於此有慨然者存以我 殿下圖治如此好士如此誠得真儒以輔佐之其德業功烈何可量哉而于今幾年尚未得其人乃以如臣百無一長者強充其數施以待賢之禮臣竊歎惜而愧慙焉臣非不欲竭其才而才如襪線無所可用非不欲殫其智而智如管窺不周於物非不欲展其學而記聞口耳

元無實得自量精誠忠赤又無以感格上下孚及豚
魚兼以宿疾孱喘有時若將垂絕者唯有乞身早退
與村翁野老歌詠 聖德飭身補過以全晚節是臣
少答 聖恩之地懇乞 聖慈曲賜矜諒先收支供
之命使臣得以安意留調仍許罷退俾返素履得保
殘骸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也

辭 賜米乞解職兼申榻前陳戒之意疏 三月
伏以臣猥以庸陋久侍 兩筵涓埃無補罪戾徒積
乃蒙 聖慈曲賜矜憐 隆恩異渥迴出前古以至
解衣推食之舉古聞其語今見其事此豈樗櫟賤臣

所敢承當驚惶感激方才未定不料既歸之後猶加
眷軫特下 明旨辭意懇惻長吏存問白粲隨至噫
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莊誦拜稽有淚如瀉誠不知
置身之所臣每念辭朝之日 面諭之懇懇批辭之
隆重中宵默思未嘗不泣涕沾衾也遷葬之計既未
免少遲而修墓之役專荷 寵靈以粗完臣非木石
豈敢食息忘吾 君耿耿一念長在五雲惟是歸鄉
之後百疾添劇頭目昏霧喘息促急兩耳聾塞兩脚
痿軟衰邁之狀日甚一日真如下山之日下灘之船
榻前所達臣若無更來之心則應有天殃唯其疾患

同春堂集卷之二
人事有難預期云者蓋已略陳其情勢而其時猶未料衰病之遽至此也以此精力重入脩門更望清光實不可期臣之身世孔艱且悲臣之本職係是冑筵重地豈宜久帶於田野如可更進又豈係於職名有無懇乞 聖慈憐臣至情姑許褫免改授他人且臣家食雖未甚溫亦不至於飢餓在朝之日空糜廩粟固已多矣逮此退歸又安敢更紆隆惠以重罪戾齊老所謂願賜天下之寒者飢者請為 聖明誦之抑臣於此有不勝區區犬馬之悃不識近日 玉候庶幾無疾病其果頻御經筵連講心經否乎曾教微

臣以心學庶可得力其果緝熙敬止日躋于純亦不已否乎又不識春官邸下庶幾無疾病書筵其果不輟學問其果日進否乎歸時榻前醉後多言迨不勝惶悚然其所謂必以禮制檢束毋徒以英豪自居日用凡百必求合乎天則以建皇極以存長慮先立標準心傳翼子選置講官專久其任欲外攘則內修為本欲治兵則安民為先以易中純粹精為三字符言必謹刑必慎等語追思雖甚濫猥亦似非無理之謔言不識 天聰其果識有也否乎及此未死之前得見 殿下德業日起功烈日盛直與商宗周宣並美

齊芳卓然爲中興之令主則臣雖枯死巖壑與有榮矣

辭戶曹參判疏四月

伏以日者道臣傳諭 聖批十行絲綸丁寧懇惻反覆提誨不翅若父子師友噫何其至也真可以泣鬼神矣臣雖至頑亦有秉彝又嘗粗聞事君之道矣豈不欲即日趨赴以謝 異恩第臣衰病日甚月益精神筋力一味昏憊實有如前疏所陳者曾於榻前亦嘗說及陳州處士萬適之事矣深恐一朝溘然於旅邸以爲千古之笑罔茲心耿耿不免淹延時日方深

踖踏惶慄不料茲者陞擢之典又出千萬夢寐之外惟此亞卿之秩卽古之所謂中大夫自非有德有庸若才能超異爲世需用者莫宜堪之人君亦不可以私與人也章章矣今臣只田野間碌碌一庸夫有何才德可紀功勞可錄而盜竊虛名轉輾上欺 君父終致混施僭授超躋於金玉之列臣雖亡狀庶恥一端天賦未泯直欲鑽地以入踰墻以走而不可得也卽今朝廷夙夜之賢四方嘉遜之士其積勞蔽器沉於下僚終於巖穴者何限顧臣何人將何德何功乃敢橫金拖紫偃然於宰臣之班乎此實從古及今所

未有之恠事也向來筵中臣屢以務誠實慎賞罰陳
戒今若 上以虛名而誤授下以虛名而冒受務實
慎賞置在一邊上下交征都在於虛唯顏情是徇則
從他笑罵固不足言其奈辱朝廷債國事何又豈不
自愧於心乎抑臣又有一事不安於心者 君父之
前何敢有隱臣於前秋入侍 講筵因筵臣論鄭介
清等事適承 清問略陳平昔所聞仍及先師文元
公臣金長生嘗疏論其祠享之僭猥 先大王令卽
撤去成命今幾年而有司之臣尚不奉行爲可駭訝
自謂無一毫誣罔而今聞尹善道之疏有多少說話

此事自有公議臣不欲更費論說蓋其紛紛而緣臣
之故詆辱及於亡師臣不勝感恧痛恨之至以此尤
不敢搪突抗顏於朝端懇乞 聖慈諒臣虛名無用
之狀疾病難強之實亟收新命以重名器仍許罷退
使之守分待盡公私豈勝幸甚

申乞解免兼陳規戒疏 五月

伏以臣猥上祈免之章恭竢誅譴之加不料 聖度
含容曲賜矜諒 恩綸懇至如父詔子撫躬揆分何
以得此臣誠感泣不知死所念臣旣非自重之士亦
非方外之流蒙被 恩私與天無極一番旣已赴謝

再番又何所憚只是衰病之日甚筋力之難強實有
如榻前所懇前疏所陳者日月逾邁病不情謀五月
之期臣固銘在腸肺而淹延留滯將起復什 天衷
記存更賜提諭臣於是尤不知轉身之路賴天之靈
倘不遂死重入脩門更瞻 天日固臣至願惟望
聖明毋拘臣以時月使臣得以從容將息俟間以進
則臣敢不量力自勉至如尹善道云云臣於前疏略
陳情勢蓋出於不獲已者元無好勝之心亦豈有欲
罪之意哉今承褫斥之教聖慮所及應非偶爾而臣
不勝瞿然不安之至最臣猥資峻秩未蒙鑄改地部

劇務豈空久曠懇乞 聖慈收回成命以幸公私抑
臣愚忠復有所區區者竊想 殿下部心經聽講
幾畢其持養本原克復精一之功必有日新又新而
非外臣所敢及知者唯其所謂生處難熟熟處難忘
者又安保其必無是憂更望精思痛省察病加藥驗
之身心發之事為粹然無愧於古先聖王俾忠臣直
士無間容議一國臣民咸知典學之效致然則臣雖
病伏丘壑又何間於日侍 講筵赤心炯炯復此僭
及惟 聖明垂諒焉

乞歸仍陳規戒疏 八月

伏以臣蒲柳早謝痼疾已就正當飾巾待盡之時夫
豈一腳出門之日只緣鄉傳塗說過聞 玉候違豫
不比尋常忍死驚起忘恥冒嫌以伸臣子奔問起居
之禮今幸 祖宗默佑神人交騰 患候漸安已入
無虞之境臣民之慶曷可勝道秋序向闌寒事漸至
而臣之舊患新恙一日甚似一日竅是四體浮證生
平所未有而十數日來猝發甚惡積病之餘此證之
發不待醫者而知其危甚深恐一朝溘然於旅邸以
軫 聖主之疚以貽清朝之羞中宵耿耿百念填膺
日者陳乞誠出於萬不獲已而未蒙矜許至以未覲

一面何其邁邁爲批繼下別教令入城中數行謁然
軫念備至臣撫躬惶感惟有涕淚交頤其欲一望
清光然後退死固臣至願非不知 靜攝之中引接
外臣勢有所未易而旣承頃日受召之教未忍遽爾
決去力疾遲徊以至今日臣何敢一毫有邁邁之意
仰惟 聖明猶未盡燭區區下懷爾念臣蒙被 寵
渥躋越千古而前後赴朝了無絲毫裨補徒使鬧端
增惹朝著不靖噫此豈臣之所欲哉其亦伉拙奇蹇
之使然用是慚惶尤不敢久於朝兼且疾病如許死
亾無日願保名節於晚暮庶無負 聖主知遇之恩

耳懇乞 聖慈曲賜憐察卽許罷歸公私豈勝幸甚
抑臣不勝拳拳之忠願效一言而去以竊自附於古
人籠中參朮之義樂正子春匹士也猶以下堂傷足
爲數月之憂况以堂堂千乘之尊忽致前史未有之
災一念操舍之際其可畏如此百姓之誠有又何足
道哉朱子之言曰不可常存存曾中爲悔又不可不
悔臣願 殿下懲前而毖後益存兢畏之念和氣而
平心益臻攝養之道加少愈之戒勉存養之功殷憂
而啓困橫而作以迓續休命重恢丕基安知今日之
患不爲天心仁愛玉成之地耶臣不勝銜恩感激悃

欵屏營之至

辭大司憲疏 九月

伏以臣曾於榻前猥陳情勢其言不翅懇迫實非有
一毫誣飾者謂蒙曲加矜諒卽賜允許而 天心繼
繚 玉音溫諄至慮其載病而行或致道死使之畱
調以去臣感泣而退不敢復申前請黽勉遲徊以至
於今不料新命又下授以憲長之任噫此豈臣平昔
所期夢寐所及哉念臣空疎謫薄初非隱德養名之
人經季帷幄手足盡露其衰病孱脆空無用之狀
同朝或未盡知 天鑑何所不燭雖蒙 聖慈憐其

惟蓋之舊未忍便許其歸亦宜使之將息孱喘收召
魂魄出入胷庭早晚講論則未歸之前敢不盡其才
分思效其萬一而今乃負之以大擔責之以重任是
何異強僬僥以九鼎大呂而不虞其覆跌縱僬僥不
足惜其如鼎呂何上之使下必量其才以授之下之
事上必度其能而受之然後方無債事之憂而庶績
得以咸熙目今朝綱解弛百工泄沓振肅之責都在
於憲官而首席爲九重雖使持風裁如李膺回天力
如張素世降俗偷難望其有補况臣草野滓穢摧殘
垂盡寧能有以仰副 聖明委任之意而救得一分

半分於世道哉臣天畀百疾自頂至踵無一不病而
最是浮證根深頭腹交痛胃氣極敗食飲專減如是
而強畱旅邸一朝或致溘然則甚非 聖德至仁終
始矜憐之意懇乞亟鑄臣新授職名仍許退歸田里
俾保餘季公私豈勝幸甚

乞解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連章陳控仰溷於 靜攝之日自知罪犯萬
死難追不料 聖德包涵曲加容貸刑章不加 溫
諭懇至臣誠惶感但有涕淚臣本庸才下品百無寸
長兼且夙嬰羸疾分甘廢伏頃季暫仕尤悔百端前

歲赴謝萬不獲已曾筵講職雖不敢當而尋行數墨亦臣本業感激 恩遇黽勉經年已退復進蹤跡狼狽而臣之齒髮精神月異而歲不同矣古昔帝王制爲禮法許開致仕之路使筋力不逮者告謝以去乃所以使之以禮而礪其廉隅也今臣未老先衰餘喘凜凜其摧頽癯悴之狀已不翅古人懸車之季矣雖欲貪戀 聖眷遲留不去有不可得况此法府長官是何等重地而敢冒昧承當作一養病之坊以孤聖明知獎之恩哉詩人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臣實懼焉懇乞 聖慈特加矜憐卽許褫免俾臣

得以禮進義退全保晚節乃聖人通志成務之一端也抑臣於此願有獻焉臣竊聞再昨答前參判閔應亨之疏有不久上來已無及矣可歎之教臣聞來殊有所未安於心者應亨以垂死老臣有懷必陳其忠誠可嘉而其志誠可悲也使其言可用也則卽賜允從毋或少吝如不可用亦空平心酬酢開諭曲折以示可否相濟之意何乃爲此不誠實之教有若欲從而勢不可及者然此事苟欲從之何不及之有 殿下於是乎不免陰陽內外不相孚應本原存主處或失赤子之心使羣下得以窺其淺深矣噫上之使下

必誠實而無虛僞然後下之事上亦必誠實而無欺
詐今 殿下之待老臣若是其不誠則臣恐諸臣之
事 殿下亦皆競以矯飾文具爲務而無復有誠實
忠朴之風萬事憤憤將不得爲國臣之此說不但爲
此一事而發願 殿下之觸類焉臣竊聞此事上自
大臣以至廟堂諸宰無不憂悶而 聖意所在無敢
有強爭者諸臣之不誠良可寒心而亦 殿下導之
使然也臣之愚意今雖 成命已下而目下時無應
急之用姑令被選者各畱本邑各肄本技以待明秋
然後上來則渠輩得免凶歲搬移之患又得預期俶

裝庶減一分愁寃而渠輩所食準備以待者其數殆
萬斛米云以此移用於濟救餓殍則旣無反汗之慮
又合權宜之道其輕重緩急之序亦恐得宜也嗚呼
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無民無食國將何依歷
觀古史張角葛榮之變未嘗不生於饑饉今歲凶歉
八路所同不知前頭有何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迂愚
過慮實不勝耿耿於心茲願朝家姑將一切事務並
皆住閣專心一力於賑活饑民如救焚拯溺之爲者
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或不至土崩瓦解之歸矣
惟 殿下更加畱神焉孔子之言曰君子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臣之亾狀固不足道重以疾病垂死供職無期而唯
其願忠之誠不在諸臣之後敢效狂瞽之說以備芻
蕘之擇亦竊附於上下相親之道也臣不勝悃欵祈
懇之至

辭吏曹參判疏 十月

伏以臣屺羸癯瘁不堪從宦之狀不惟同朝之所共
知抑亦 聖明之所洞燭頃忝憲職自知萬無供仕
之望而累辭不獲阻勉祇肅初不過爲數三坐衙夏
申前懇之計惟其一日在職則當盡一日之責略將

大典禁制本府之所嘗遵行者舉飭而申明之此實
陳陋之規寧有新奇之法昨者伏聞大司憲洪命夏
辭職之劄乃執此爲說有若相推相讓者然臣實怪
訝莫曉其意繼又見吏曹判書宋時烈疏其引咎推
重辭說狼煩臣羞愧欲死汗背及踝夫同朝之分實
有兄弟之義同心協力胥匡不逮斯可謂之盡道若
其交相稱譽以欺父母豈兄弟之道乎設有一長可
稱猶不當然况初無可稱者乎噫命夏時烈皆臣舊
要平居情意若可以通知而其不相悉猶如此况在
君臣之間灼知其名實審度其情勢以通志而成務

臣有堂先生集
者從古及今宜乎以為難也臣於是誠有所慨然於中者臣以碌碌常調猥荷 隆遇其欲策勵身心罄竭才誠少答 聖明知遇之恩者心豈窮已唯其學識昏陋材具鹵劣重以頽齡痼疾筋力消耄左右無所宜燥濕無所適中宵悼歎有淚自沾鬼神在傍焉可誣也唯有脫身紛囂免人唾點全保晚節以期隕結於他生臣之分願外此無他懇乞 聖慈曲賜矜憐早許臣乞骸之請儻必姑使無歸亦宜褫臣職名處之散秩時以特進瞻望 清光且令收拾舊聞以備顧問於書筵公私豈勝幸甚臣每以誠實兩字奉

規於 聖明安敢自為不誠之言以陷於誣罔之誅哉情由肺肝語非游飾惟 聖明財察焉

辭月廩疏十一月

伏以臣前歲赴朝伏蒙 聖慈有月廩繼給之命臣自念以常調之官膺非常之典分有所不敢遂受常祿而辭月廩不但私義少安實道理之當然也昨聞筵臣陳啓謂臣旅食艱冷夏有月廩之命臣驚駭惶怪莫知其所以也臣之受亞卿重祿屬耳設或不贍何至辰下遽乏且臣所育口指不多自可隨分聊過豈宜以是煩瀆於 宸聽重貽 睿念矧今域中飢

餓賑救方急朝家凡百務從節約倖位濫食臣豈安心既受常祿又受月俸雖賤丈夫之龍斷亦不至是臣實恥之重念臣以碌碌庸材分甘丘壑乃於垂死之季猥蒙 寵渥處之以隆爵遇之以殊禮臣之豚犬亦補黑衣一家之間眷紳相映父子感泣揆分慄惕長懷樂正之譏每誦周任之戒惟思早返素履好保晚節隕結之報直待他生而遲徊未去慚懼填膺奚暇有居積豐足之念又何用益其疾而添其蓄耶惟 聖明憐臣至情諒臣至懇亟收月廩賜給之命以安微分公私不勝幸甚

辭兼祭酒疏 十二月

伏以設官分職各有其制擇人授任又有其道官制不空苟也擇任尤何可不慎以臣之耳目所睹記故文簡公臣成渾當 宣廟朝被召赴朝時議將授以大成之任或謂官制不可輕變遂止臣師文元公臣金長生在 仁祖朝赴朝朝家為設司業以處之至於祭酒則未之間也兩臣者皆以宿德醇儒負一時重望尚如此而已况臣之謏劣庸陋萬萬不足比數於前人今日此任胡為而至於臣身哉古昔帝王固皆以尊儒禮士為先務然必正得其人然後方可真

見其效苟不問其人之如何但取一時之虛名混施
尊禮之典授以隆異之職則祇爲覆餗負乘貽譏傳
笑之資其於國事何補焉臣之孱疾亾用 聖明之
所洞燭同朝之所共知只合早許其退使之守本分
保餘生乃所以俾萬物得所之道豈可虛糜廩祿坐
費時日無益於公而有妨於私乎散官冗秩尚不可
況此國子師表之任乎且今堂堂 聖朝羣彥林立
豈其乏人而該曹獨以臣單望啓下不備於注格不
簡於 聖心其於政體尤豈不苟且駭異之甚乎臣
誠驚懼不知置身之所臣於少時及見故儒臣鄭擘

趙翼等相繼爲大成雖遷他職猶帶其任以表率多
士風動遠邇至今士林傳爲勝譚頃季趙錫胤金益
熙等亦踵而久兼皆有其績見今本員臣復陽淵源
家學望實俱隆儻依舊例使之久兼以責成效則雖
未保無遜於舊亦必有可觀於今奚必別創新任爲
哉無已則鴻儒大師自有任之者臣何敢甘受糠前
之譏自取不量之誅哉臣之癡悴已甚當寒難仕之
狀姑不暇言惟 聖明俯賜諒察亟收祭酒新命以
幸公私

再疏

伏以臣伏承 聖批絲綸不翅十行懇惻可泣神鬼
歷選從古人臣得此於君父者其有幾耶臣以首頓
地涕淚交頤撫躬思分實非所堪直欲鑽地循牆而
不可得也念臣初非隱跡山林沽名銜價之流經季
帷幄昵侍 耿光凡臣之才學長短疾病深淺仰惟
聖明何所不燭每吟古人聖主爲知己之句以爲
必蒙矜諒處之有所而今乃大失所圖臣誠憂怖亦
非直爲私計蓋 聖明於臣猶未克灼知其賢愚灼
見其虛實如此則其在疎逖之臣遠外之事又何以
辨其邪正而定其是非也此臣之所大憂而亦皆臣

之罪也噫士生斯世所當竭力而致身者只有忠孝
兩節而已臣生不辰風樹早撼雖欲盡孝其道無由
臣之仰戴而懸誠者此生惟有 聖明方殷憂啓聖
之日有轉危爲安之機喑聾跛躄亦皆興起而思效
况臣受國厚恩實越千古使臣有才也則雖甚多病
亦當量力受任獻替補拾以竭微誠矣使臣無病也
則雖甚不才亦當不憚燥濕鞠躬盡瘁少補庶務矣
今臣不然以言其才也則空疎闇劣畀之一錢而便
錯以言其病也則厓羸瘠瘁惴惴如不保朝暮有病
無才徒誠何爲前歲赴召只欲謝命陳情今歲之來

只爲奔問起居而遲徊苟冒虛費廩祿亦臣之失其
本心增其罪戾處夏將何才德何精力敢爲仍留久
仕之計乎 聖批所謂危邦不入潔身亂倫等教不
惟非臣本情亦不著題於臣噫 聖明亦豈不諒特
故爲激礪地爾臣於少時固嘗從事於師友粗習一
兩冊子雖行之不力老矣無聞而祇今侍講 兩筵
粗效窺斑之見者專靠於是也惟其暮景旣迫臘期
漸近舊學已昧新知不繼中宵撫枕未嘗不自悲而
自憐記日記聞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若其從諸臣之
後講說一二文義猶可自勉至其儼居師席責以菁

我興化之任則決非臣所敢當也善乎奇大升之告
我 宣廟之言曰招致李滉惟誠心信用而已接待
毋過厚責任毋太重接待過厚則必不敢安責任太
重則必以學問未至爲辭待李滉尚空如此況不可
同季語於李滉者乎伏乞 殿下許微臣欲免叨竊
之願循古者退人以禮之義亟收新命仍令致仕俾
臣未死之前少贖欺天之罪不勝幸甚

憲職仍任後辭疏

伏以臣空疎孱瘁無與爲儼身兼三任夫豈所堪瀝
血陳懇獲褫憲職仰見 天地之大曲容庶物父母

之慈偏憐赤子德意淪浹感刻方深不料玉堂兩臣
猥有所陳稱臣以儒賢請授以前任 成命反汗物
情駭異臣誠恟莫知其所所以蓋我國人情淺薄苦
無厚重氣象每有一事乍謹旋止自來習俗然也日
者 天心奮勵求治日新人見臣新從外來期責猥
深殊不知臣本庸才初非麤拳大踢雖居臺閣不過
因循舊套稍過時日則寂然如前日而謗議又隨之
矣臣生半百閱歷世情寧不知此金壽恒等以幸少
志銳之人未有深思長慮而徒爲一時夸詡之說所
動齊起竝論致令朝家舉措始得而終失壽恒等皆

臣相識情分素厚而今忽作此論議不覺其自陷於
親愛而辟終歸於上誣 聖明下招人議臣雖無恥
何敢自以爲賢能而揚揚呼唱於道路又將何才何
德可以終副其厚責隆望耶古語曰人雖至愚自知
則明又曰知臣莫如君臣之亾狀猥侍經幄亦既有
幸 殿下視臣器量精力可能堪此任而久其職乎
諸大夫國人雖皆曰可用 殿下必自察之矣且李
慶徽之疏謂政院不能覆逆瘳厥官不知此事有何
大段而必欲其封還耶誠所未曉政院多官旣不敢
安則臣獨能安於心乎懇乞 聖慈更加諒察今姑

許褫臣職俾臣得以守分安意免人嗤點則異時更授臣不敢辭言由衷赤非敢虛飾伏乞 聖明財幸焉

陳情乞免疏 己亥正月

伏以臣頽齡如馳痼疾日就餘生幾何身世堪悲陳章控免實出於萬不獲已而 恩愈不下醫藥隨至臣誠感惕不知攸措使臣才分精力稍可自勉則何敢一味申煩自甘於孤恩負國之歸哉臣之衷赤 聖明之所洞燭而淡諒臣不必更有臚列以溷 宸嚴而風憲劇地實不堪久冒又有所不佞者合宜早

賜處分以幸公私且臣待罪憲地凡有論啓其欲十分精的少副我 聖明委任之意實是神明之所降監者而唯其知識淺短聞見孤陋臨事不覺踈繆事過方知悔作如頃日鰥寡孤獨之啓只舉諸道而不及京都羅衿之不雅人言固多而至其不解文之評似不免風聞之失實臣誠瞿然益不敢久據重地以債國事且講院諸官以痘患見褫已成近例臣獨何人曠其官而帶其職乎此又臣之所不敢也懇乞 聖慈曲諒臣情勢將臣本職及兼帶贊善之任先賜 褫改不勝幸甚

承命論學制劄二月

伏以頃日因禮曹啓辭四學規制令臣看詳勘定者此雖非大段變革之舉而亦非臣所敢獨擅其時卽陳章疏請與知館事大司成及禮曹會議啓稟而緣朝家事故相仍知館事又不行公終至辭褫以致遷延至今卽者新知館差出雖有期而待其行公則想又未易臣旣承 成命而久不奉行實甚惶悚茲與禮曹判書臣洪命夏同知館事臣趙珩大司成臣李廷夔通議兼採外間諸論定爲數條畫一開錄于後唯在 聖明更加參量而施行之

一頃季四學東齋圓點錄名及一季二十四巡製述之規意非偶然而行之未久弊端百出曾因筵臣所啓東齋圓點已令停罷而二十四巡製述之規亦甚煩屑不翅月使之爭徒令士習壞汙今空竝罷此規只依程子改試爲課之義且做大典勸獎條所載本學官及兼教授每四時各一巡聚學生取講誦者十人小學取五人四書從自願抽籤背誦以文義通貫者爲主而四書則分四時各誦一書自願一時俱誦者聽講誦者如未準數不必苟充又取製述者五人或詩或賦或他文隨時出題誦者合四十人製述者合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

官合坐於太學會四學所選者合講取十六人小學

取八人四合製取八人許赴生進會試講取外方小學

已有定式今後亦依此例四書與小學參且申明

半講取外方公都會製述則依例仍存

小學考講照訖之規勿循舊套必須前期一朔開

講而每人四冊中抽籤臨講講問文義十分嚴明

論

必取其通曉者始許錄名赴生進初試曾經初試

一大司成及兼祭酒與館學諸生頻數會講取其

才行最優者依學令每歲終書啓收用

一童蒙教官四員十分選擇加出并前所設合為

八員禮曹分差各二員於四部勿論士夫凡民子

弟一體訓誨前設分教官四員似涉冗雜今宜革

罷但三江童蒙無受學處擇其地可合訓長者差

分教官二人以訓之

一頃季因朝家分付外方鄉村各建書堂各定訓

長不無其效而近來還為廢壞良可歎也今宜遵

承前日事目申飭修舉而其訓長令其一鄉從公

論擇差告官一如太學掌議之例分定於各村以

便就學而官家十分隨便顧助守令公餘時時親

自往審考講其學徒監司及都事教養官亦於巡

行時或親歷或使聚會於鄉校書院考講或製述
如有實效表著者依大典其師長量減戶役其學
徒量施賞格其不能者施楚捷以警之其中最表著者則參商
啓聞其師長陞爲童蒙教官或除他職以示勸獎
之道

申乞解職南歸疏

伏以臣之情勢昨於疏中槩已陳達非敢有一毫誣
飾之語而 聖批溫懇不準其願臣誠惶悶不知所
出顧臣情事萬分緊迫不得不更籲於 天地父母
之前濫猥之誅實所甘心蓋臣私計冬前固安告歸

預有經紀曾已陳懇於榻前而 玉音丁寧許令臨
時下去微衷感激不忍遽爾告訣且復自思猶有數
月餘地可容畱仕仰副 聖教黽勉遲徊以至于今
矣日月逾邁春序已半屈指前期餘日無多招邀術
人審量山事日急一日兼且臣家世寒冷自祖先以
來未嘗有官位隆顯者及至臣身猥荷 聖渥超躋
宰班其推恩告贈實是古今之所榮願而人子之至
情也矧今節屆禁火展省有制茲願趁此下去遵依
令式祭告焚黃然後母墳遷改之日追換銘旌此固
禮律之所當然臣之方寸日夕耿耿而疾勢添苦適

又如許公私憂慮夜不能寐萬一 聖明以臣爲有
無於朝端不欲其辭退則情事旣申疾病少間更扶
孱骸重入脩門固所願也今番情勢則決不容宿留
懇乞 聖慈曲加恕諒褫臣職名俾臣得以從容將
息趁時歸去以遂情願實幽明隕結之望也

辭兵曹判書疏

三月

伏以臣嘗讀漢史至蕭何知臣莫如君之語未嘗不
三復歎賞以爲千古確論以今觀之豈古人之言猶
有所未盡也臣之昵侍帷幄于今幾季其長短淺深
謂無所逃於 天鑑之下而今日本兵之命胡爲而

至於臣身哉臣之前後歷敷孰非不可堪之地而其
千不近萬不似爲朝野笑罔之資豈有如此職之寂
者反覆思惟終未曉 聖筭之所在噫聖人之治天
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至以臣昏孱之質癯疾之身
跼伏松楸呻吟畢命寔其本分乃所謂得其所者不
然而朝廷必欲畱臣則置之龍驤散班以時出入筵
席講說一二文義雖亦分外猶可自勉而今乃一朝
峻秩魏擢處之大司馬之尊責之以摠兵政治軍務
不唯臣才分精力皆有所不堪上自朝紳下至羣布
以及四方軍民豈不駭異而譏罵之疑 聖明之舉

錯輕朝廷之名器哉臣雖欲貪榮戀寵出而承命其
如瞽者之辨五色聾者之聽五音何強僬僥而擔鼎
呂亦豈不踣而碎也且大臣之所薦進非該曹循例
注擬之比皆是舊臣宿望已試有驗之人而內旨
特批遽及於草野疎賤全不近似之臣臣於是直欲
鑽地以入而不可得始知古人循牆夜逃之舉不是
打乖法門實出於萬萬不獲已也懇乞 聖慈更加
諒察亟收成命將臣新授職秩一併鑄改以重名器
以安愚分公私不勝幸甚

又修天判疏

伏以臣之情勢畢露於前後章疏無復餘蘊而恩
俞不下溫批繼降臣誠惶感罔知收措夫聖王之爲
治固以得人爲先務而其要又在於小大之職各當
其才各稱其實然後方無僨事之虞而有熙績之效
矣臣之虛名蔑實不適世用同朝之所共知國人之
所共聞而前夏陞亞卿矣今春又陞正卿矣一歲之
中超躡如此無事而食古人猶謂之盜况以無才無
德而猥居於上大夫之列此實古今以來所未有之
怪事也臣之癯孱衰悴不堪供職之狀有不勝其臚
列而最是兩眼花昏精神煙浮有時心氣虛餒奄奄

若垂盡者以若精力雖尋常職務尚難於方物發慮以稱任使之意况此本兵之長其務劇如何其任重如何而敢欲嘗試擔荷自同負山之蚊虻乎且臣半世田野足不出里閭之外未嘗識一武夫顏面聞一武夫名姓雖欲銓序流品精審不差其路無由世間安有如許兵判乎噫其債事必矣嗚呼今日國事百弊俱興而軍政尤甚 殿下思欲振奮而修整之聖意所在豈不甚盛且美而其所簡拔而委寄者乃及於如臣孱闇百無一用者臣於是竊不勝感慨而憐悼或至中夜泣涕而沾衾也重念臣私計懇迫屢

有陳乞而 聖明方且視爲游辭節語若許不許而終以好爵縻之其在 聖上推誠體下之道恐有所歉而古人所謂以退媒進者不幸而至臣之身矣臣尤不勝慚悻掉慄若無所容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將臣新授職秩一併鑄改許臣恩暇俾伸情事公私不勝幸甚

乞先禡祭酒兼論玉堂罷推未安劄

伏以臣癯孱衰悴自知死期匪遠劇務重任萬分難堪而感激 異恩黽勉供職直以筋力所及爲期唯是國子之任以臣才分精力實無周旋兼察之勢尸

其位而曠其職寔臣所恥懇乞 聖慈曲賜矜諒先
褫此任回授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抑臣於此願
有所獻焉臣於頃日伏讀 殿下答臺臣之批其所
以策勵戒勗之者可謂盛矣臣之無似曾忝憲席亦
既數月每於僚會未嘗不以能於細而不能於大交
相語而相愧此實匪今 殿下之教即臣等所嘗言
者然也亦嘗思之其所不能言者又非一端或聞見
真有不逮者或已聞知而力量有不及者所謂力量
不及非但為一身利害計而已世道不古人心不淳
深恐其欲振肅之者適足以增其崩潰令朝著不靖

國體益損以此越趨躡嚙者又不知其幾時幾事也
然 殿下之教則至矣盡矣諸臣唯當頓首受罪之
不暇第嘗聞先儒之論有無所為有所為之說今日
聖教不免微有因此激彼將物較我之意則不瑕
有有所為底意思拖帶於其間清和中正之體或不
得其則也耶聖人胥次本不當畱此一點之累况轉
輒而至有玉堂罷推之命則豈不尤萬萬未安玉堂
之劄不過庸常循例之論其措語設或失當必無佗
賜此豈足以煩 殿下之聲色目今天災時變式日
斯生餓莩流散八路同然今夜盈尺之雪又是變異

同春堂奏卷之二
之甚者艱虞溢目氣象愁慘不知有何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而所持以自寬者唯有我 殿下德學日隆聖敬日躋季來政事命令之間和平穩適未見有可疵議者諸臣私聚未嘗不以此相慶今此玉堂罷推之命奚爲而發以沮羣望以損 聖德乎臣竊不勝痛惜而傷慨也仰惟比來 玉候未豫罕接臣隣得無深居獨處心慮或有所湮鬱而不平自不覺偶然感觸以致如此也耶臣嘗記 殿下語臣以大病之後於心氣上煞用工夫臣自承此教欣然喜於心以爲率是以往堯舜之聖可期而三代之治可致以

今觀之豈 殿下所存所養或未深厚而中和之極功猶有所未至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朱子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程子曰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等說話皆 殿下所嘗講而淡體之者臣願 殿下以責南九萬者反而自責毋爲盛怒平心察之亟收玉堂諸官罷推之命快示悔悟之意聖德幸甚國家幸甚

擬上劄 已亥

伏以臣苟有所懷義不可嘿敢露忱悃容埃財處昨因南來人聞兩湖民人飢餓益甚死者日滋而流徙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六
於道路者繼屬勢將俱填於溝壑而湖南爲尤甚云
遠外傳聞雖未保其必然而以李端相所達揆之去
冬尚然則今可知矣前頭麥秋尚遠而今歲兩麥又
已不碩雖至登場亦復支過幾時子耶臣居在鄉曲
慣識情形春窮之日猶有野菜木葉或可採摘以療
飢至於麥盡之後稻熟之前則束手待盡計沒奈何
少歉之歲猶尚如此況今大無之季益何以爲生百
萬生靈勢將靡有孑遺思之至此氣喑心悸卽今朝
家之日夜所講究者惟在於荒政而兩湖道臣亦皆
竭心周旋黎庶歡頌流聞非誣而失其乳哺者猶不

勝其多想其財穀必有所不贍守令或有所不職而
然耶臣竊愍之臣伏見全南監司徐必遠狀啓其所
料理經營實盡其才分而率爲廟堂所沮塞唯以推
考兩字爲回答之資不但渠沮心敗興無顏於發號
施令朝家待方面之臣恐不當如是也臣願自今以
往如非大段難從之事則皆許施行使得措置其意
慮之所及者似爲便當矣且本道諸般穀物若其他
挪移之穀亦豈無隨便容手之地乞令廟堂更加參
量劃卽指揮以救燃眉之急焉且前冬御史之遣羣
議或以爲太早然而精察飢窮凶扎之狀以上聞九

重下慰齊民其效爲不細矣其時固有春晚夏遠之
教臣之愚意卽今又擇近侍中慈祥誠實之人先送
於兩湖或詢問村家得窮民餓殍之情實或巡按列
邑察守宰荒政之能否仍與道臣合議賑救之術兼
課耕種之事啓聞而施行之使之限數月畱在道內
專心一意於民事則守宰畏憚皆不敢不盡其心力
飢民恃賴庶有依歸控籲之地佗道亦皆次第發遣
細加廉按則其於恤民救弊之道所補宜不淺也
惟 殿下詢諸廟堂而採施焉

辭兵判及祭酒劄

閏三月

伏以臣之疾病一向彌留朝晝之間有時奄奄若垂
盡者醫言氣血俱虛內傷甚重其愈不易又不無後
慮云似此證勢時月之間豈有供仕之望雖尋常職
務亦不空瘵曠而仍冒况此本兵之地是何等重任
今日又是何等時而敢優游息偃有若養病爲者耶
昨承 聖批以纜拜旋褫爲事體重大此固然也臣
之初拜命也亦豈料疾病徑作乃如許耶殆臣福過
災生之致而公私狼狽已至於此則臣安得不辭
聖明亦安可不許使公務日淹臣罪益增也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將臣本職及兼帶祭酒之任亟賜褫

改不勝幸甚抑臣有區區所懷不敢不達本曹郎廳各有分掌而其中軍色之任最緊且重舊例正郎佐郎各一人掌之而佐郎爲專任焉今軍色佐郎安纘勤幹明敏能舉其職卽今諸道逃故老弱查覈成冊相續以至而皆委纘管察臣常欲陳達於榻前請限此事完了間勿遷而緣臣病作久未入侍遷延不果矣昨日伏覩政目纘移授安州判官今日本曹之務旣非常時之比而付諸生手實甚虛疎其所關係恐非細故本兵之任臣今當櫛而亦不敢愬猥陳平日所欲言者惟 聖明財量焉

謝 賜珍劑兼粹贊善祭酒疏

伏以臣衰季痼疾種種添傷一臥三旬真元已脫諸醫診視亦皆技窮姑作峻補之說以爲慰解之地願此積敗孱喘大命近止縱有仙方異劑寧望其奪天回春之效哉不料筵臣猥有陳達 聖慮愍憐特賜御府珍藥臣驚惶感激益無措身之所臣以庸孱無似猥荷 異眷消埃無補而疾病隨續遣醫惠藥前後非一保有今日莫非 聖恩而又於茲者 寵錫優異絕出尋常臣是何人偏承惠養之典至此哉仍念向來委寄之重實出特達之遇而不但臣才分不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逮無以仰酬任使之意疾患徑作遽卽禡免病裏一
念每切愧恨未敢以釋負就優爲幸也比來离筵頓
開於久廢之餘區區犬馬之忱豈無瞻望之願况聞
會講盛禮已有定期而臣委身床席無由進參於末
班祭酒之職曠闕亦已多時朝家雖有加出之舉又
不若禡臣而代之之爲宜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將
臣贊善祭酒等任一併鐫禡俾臣得以靜居餌藥或
尋生路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也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